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方 望 溪 先 生 全 集

(二)

方 苞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方望溪先生全集

(二)

方苞撰

國學基本叢書

望溪先生文集卷六

書

與閻百詩書

昨所論孔子歿。子張欲師有若。而記載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則曾子問一篇。皆母在時所講問。可正子瞻所譏於程子之誤。宜筆於書。至病程朱刪易經字。則不敢不多爲反覆。蓋專易經字者。漢儒之病也。程朱所刪易甚少。而皆依於理。僕每見周秦以前古書。字形與聲近。則衆書所傳多異。卽一書諸本中。亦有增損改易。竊歎古書不可通者。多以字訛。而人莫能辨也。如商書自周有終。酒誥爾尙克羞者。惟君解者。支離牽合。終不可通。若君與周互易。則其義不待詰而明矣。蓋篆體二字本形似也。韓退之羅池廟詩。乃此方之人。惟侯是非。按其前後辭意。昭然明白。而此以形訛。北惟以聲訛爲。子瞻不能辨。又自爲之說。而大書深刻焉。則其讀書觀理之不詳可見矣。莊子外篇。舜將死。真冷禹曰。不易爲遺令得乎。史記封禪書。至梁父矣。而德不洽。謂梁父非衍可乎。僕嘗自恨寡陋。見古書字訛。無所證據。而不敢擅易。願得博極羣書者以正之。故欲化足下之成心。而求助焉。非敢以辯。翹明惟足下鑒之。

與孫以甯書

昔歸震川嘗自恨足跡不出里閭。所見聞無奇節偉行可紀。承命爲徵君作傳。此吾文所託以增重也。敢不竭其愚心。所示羣賢論述。皆未得體要。蓋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詳講學宗旨。及師友淵源。或條舉平生義俠之迹。或盛稱門牆廣大。海內嚮仰者多。此三者。皆徵君之末迹也。三者詳而徵君之志事隱矣。古之晰於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故嘗見義於畱侯世家。曰。畱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宋元諸史。若市肆簿籍。使覽者不能終篇。坐此義不講耳。徵君義俠。舍楊左之事。皆鄉曲自好者所能勉也。其門牆廣大。乃度時揣己。不敢如孔孟之拒孺悲夷之。非得已也。至論學則爲書甚具。故並弗採著於傳上。而虛言其大略。昔歐陽公作尹師魯墓誌。至以文自辨。而退之之誌李元賓。至今有疑其太略者。夫元賓年不及三十。其德未成。業未著。而銘辭有曰。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則外此尙安有可言者乎。僕此傳出。必有病其太略者。不知往者羣賢所述。惟務徵實。故事愈詳而義愈陋。今詳者略。實者虛。而徵君所蘊蓄。轉似可得之意言之外。他日載之家乘。達於史官。慎毋以彼而易此。惟足下的然昭晰。無惑於羣言。是徵君之所賴也。於僕之文無加損焉。如別有欲商論者。則明以喻之。

答喬介夫書

原集題書答友起數行不明書開海口及車邏河事蓋刻文時有顧忌也先生曾孫傳貴刊集外文重出此篇題作答喬介夫書今從彼本而仍編於此鈞衡識

蒙諭爲賢尊侍講公作表誌。或家傳以鄙意裁之。第可記開海口始末。而以侍講公奏對車邏河事。及四不可之議附焉。傳誌非所宜也。蓋諸體之文。各有義法。表誌尺幅甚狹。而詳載本議。則擁腫而不中繩墨。若約略剪裁。俾情事不詳。則後之人無所取鑒。而當日忘身家以排廷議之義。亦不可得而見矣。國語載齊姜語。晉公子重耳。凡數百言。而春秋傳以兩言代之。蓋一國之語可詳也。傳春秋總重耳出亡之迹。而獨詳於此。則義無取。今試以姜語備入傳中。其前後尙能自運掉乎。世傳國語亦邱明所述。觀此可得其營度爲文之意也。家傳非古也。必陋窮隱約。國史所不列。文章之士。乃私錄而傳之。獨宋范文正公范蜀公有家傳。而爲之者張唐英司馬溫公耳。此兩人故非文家。於文律或未審。若八家則無爲達官私立傳者。韓退之傳陸贄陽城。載順宗實錄。順宗在位未踰年。而以贄與城之傳附焉。非所安也。而退之以附焉者。以附實錄之不安。尙不若入私集之必不可也。以是裁之。車邏河議。必附載開海口語中。以俟史氏之採擇。於義法乃安。凡此類唐宋雜家多不講。有明諸公亦習而不察。足下審思而詳論之。則知非僕之臆說也。

與翁止園書

苞白。止園足下。僕晚交得吾子。心目閒未嘗敢以今人相視。及遭禍。所以憫其顛危。開以理義者。皆不背於所期。是吾子所以交僕之道已至也。有疑焉而不以問。則於吾子之交爲不稱。故敢暴其愚心。近聞吾

子與親戚以錐刀生隙。嘖有煩言。布流朋齒。雖告者同辭。僕堅然信其無有。然蘇子有言。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毋吾子之夙昔。尙有不能大信於彼人者乎。僕往在京師。見時輩有公爲媒嬖者。青陽徐詒孫曰。若無害。彼不知其不善而爲之也。吾儕有此。則天厭之矣。昔叔孫豹以庚宗之宿致餒死。叔向娶於巫臣氏而滅其宗。蓋修飭之君子。不獨人責之。天亦責之。詒孫之言。可謂究知天人之故者也。僕自遭禍。永思前愆。其惡之形於聲動於事者。無幾也。而遂至此極者。旣將以士君子爲祈嚮。而幽獨中時不能自灑濯。故爲鬼神所不宥。吾子高行清德。豈惟信於朋友。雖鄉里閒愚無知者。猶歎羨焉。然則子之行身。其慎矣哉。僕又聞古人之有朋友。其患難而相急。通顯而相致。皆未務也。察其本義。蓋以勸善規過爲先。僕自與人交。雖素相親信者。苟一行此。必造怒而逢尤。僕每以自傷。然未敢以忤吾子。於前所聞。旣信吾子之必不然。於後所陳。又信吾子必心知其然。是以敢悉布之。

與李剛主書

九月中自塞上歸。附書相問。而息耗久不至。仲冬望後二日。或致函封發之。則太夫人行述也。呼兒童讀之。篇終而郎君長人之狀附焉。驚痛不能夕食。太夫人耄而考終。在仁孝者猶難爲懷。況重以長人之天枉乎。此子天民之秀。非獨李氏所恃賴也。僕不能自解。豈能爲吾兄解。然有區區而欲言者。言之則非其時。而重傷吾兄之意。不言則於交友之道爲不忠。是以敢終布之。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僕平生

所遭。骨肉閔凶。殆人理所無。悲憂危蹙中。每自念性資迫隘。語言輕肆。與不祥之氣。實有相感召之理。以吾兄之德行醇懿。而衰暮罹此。語天之道。有不當然者。竊疑吾兄承習齋顏氏之學。著書多警警朱子。習齋之自異於朱子者。不過諸經義疏。與設教之條目耳。性命倫常之大原。豈有二哉。此如張夏論交。曾言議禮。各持所見。而不害其並爲孔子之徒也。安用相詆訾哉。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後。心與天地相似。而足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與。若毀其道。是謂戕天地之心。其爲天之所不祐決矣。故自陽明以來。凡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僕所見聞。具可指數。若習齋西河。又吾兄所目擊也。僕自今年來。食飲益衰。塞外早寒。得上氣疾。幾死者再焉。恐一旦委溝壑。則終無以此聞於左右者。是僕負吾兄夙昔相愛重之誼。而死有餘責也。昔泰伯無子。伯魚早喪。況吾兄子姓甚殷。固知所陳。理弱情鄙。不足移有道者之慮。然君子省身不厭其詳。論古不嫌其恕。儻鑒愚誠。取平生所述警警朱子之語。一切薙芟。而直抒己見。以共明孔子之道。則僕之言雖不當。而在吾兄爲德盛而禮恭。所補豈淺小哉。聞太夫人既祔葬。僕身拘綴。兒章疹後。不可以風。將使獻歲赴弔。先此代唁。并呈長人哀辭。其遺腹若天季男也。則速以報我。臨簡哽咽。不盡欲言。

與安徽李方伯書

得來教。忻悚合併。執事服官有年。聲績顯布中外。尙恐民治有缺。越二千里而詢於愚儒。今而知所至稱。

賢不苟然也。安徽諸郡吏民所公患。莫若採鐵。初額僅七萬觔。有奇。大府上言。宜撥移產鐵之地。部議駁責。轉加三倍。自是無敢及此者。儻能與有司詳議。白大府。密劄奏聞。而陰有以慰戶部及內府諸郎吏之心。然後露章以請。則無曩者壅遏之患矣。又凡害之已見者。人知憂之。而伏積於無形者。則味焉。往者遂甯張公子爲懷甯縣令。謂周官荒政。弛山澤之禁令。民得縱漁樵。自是以後。歲小祲。裘惡民千百爲羣。決隄防。毀墳禁。莫可禦止。古者山澤隸於官。故弛其禁以利民。今則民力所自營。而租賦之所從出也。可任其相劫奪乎。用此二十年中。皋陸陂池。少遠於宅舍者。民皆棄置而不務。孳息薪材魚鼈。價踴三倍。使常利坐失於伏閭之中。而亂心生於理平之日。非早遏其流。異日必爲亂本。昔宓子治單父。齊師將至。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使邑人出自刈。傅郭者三請。宓子不許。曰。甯使齊人刈之。令吾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此仲尼之徒。深明於先王以道立民之意也。其他法久弊生。而宜革者。如鋪設總甲。以稽竊賊。而爲賊謀主。江置汛地。以防大盜。而爲盜窟宅。里立鄉約保正。以息爭察訟。而鬪辨繁壅蔽生。執事久官南中。聞此必熟矣。若能與所司詳議而改紀之。俾良有司奉行有成效。則下其法於諸郡。非一時之利也。凡茲所陳。或關於大府。或責之有司。或議於同官。執事皆可爲之樞紐。若官中之事。以執事之仁明。必曲得其次序久矣。無待於某之瀆告也。

老母數日。痰氣襲逆。倍甚於前。晝夜無甯晷。某於此時。尙何心及外事。而有不得不爲閣下言者。昨聞某官虧空一疏。遠近爭駭。果用其議。則旬月中。故吏誅戮者數千人。械繫而流者數千家。期年之內。天下郡縣。承追之吏。奪官者十八九。凡今之吏。孰是畏名義而輕去其官者。操之太蹙。必巧法別取。以求自脫。恐繼自今。愚民得安其生者鮮矣。聞大司寇韓城張公。止其議。至再三。彼於同官。尙不忍其動於惡。況閣下日與天子議政於廟堂。而可使國立謗政。民滋其毒哉。又聞在事者多云。天子不嗜殺人。將從末減。放流而止耳。嗚呼。刑罰之施。惟其當否耳。使所虧庫金。果羣吏侵欺。以便其身家。雖誅戮之不爲厲。而陷此者多。困於公事。採辦與大吏之誅求。其坐驕奢不節者。十無一二焉。故數十年來。執法者明知其弊。而姑寬假之。若以放流爲輕罰。而可亟施。則未知其去死刑一閒耳。卽以某身言之。聖上赦其死罪。又免放流。而老母之北行也。家人以赴任爲言。舟車之適。與無罪者等。徒以異水土。思鄉井。而遭此篤疾。今諸公不昌言某議之非。而徒恃天子之寬仁。萬一果如所料。用其議。而從末減。則此數千家老弱無罪而死者。不知其幾矣。閣下嘗語余曰。聖人之心。卽吾人之心也。今使吾人殺一無罪。而得爲王侯。必不爲也。則聖人之心。不以天下易此無疑也。某嘗誦之。以爲明道之言。然則閣下宜用此言於今日矣。以去就爭之可也。荀子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體國之義。當重以爲憂。非徒望閣下爲盛德事。伏惟鑒察不宣。

與徐司空蝶園書

河北諸路旱荒。聖主減膳弛縣，詔廷臣言事。而羣公未聞進嘉謨。以佐百姓之急者。夫備災宜豫。非倉卒所能舉。今野荒民散。而新穀不生。所可爲者。惟無使舊穀妄耗耳。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蓄積足恃。周官凡酒皆公造。民得飲酒。獨黨正族師。歲時蜡酺耳。漢制三人無故共飲。罰金一鍰。三國時家有酒具。行罪不宥。誠知耗嘉穀於無形。而衆忽不察者。惟酒爲甚也。今天下自通都大邑。以及窮鄉小聚。皆有酺者。沃饒人聚之區。飲酒者常十人而五。與瘠土貧民相校。約六人而飲者居其一。中人之飲。必耗二日所食之穀。若能堅明酒禁。是三年所積。可通給天下一年之食也。其藏富於民。與古者耕九餘三之數等。孟子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豈窺言以欺世哉。凡民間用酒。莫宜於祭祀婚姻。然周公制法。不耕者無盛。不績者不衰。祭無盛。猶可。況以歲凶而去酒乎。至公家之事。不過歲祭孔子廟。及賓興鄉飲。有司自可及時以釀。周官所謂事酒是也。今功令通禁燒秫爲酒。而他酒及酒肆無禁。故衆視爲具文。而官吏反得因緣以爲姦利。宜著令。凡酒皆禁絕。令到之日。有司巡視鄉城。已成之酒。皆輸公所。俾其人自賣。而官監之。盡而止。過此以往。有犯禁者。其店房什器。官沒之。若私釀於家。則紳衿褫服。白衣決杖。罰用漢法。凡境內有酒肆。而有司不能禁察者。奪其官。首舉者賞五十千。夫周公當重熙累洽。年穀順成之日。而使天下有祭無盛。喪無衰者。非故欲拂人之情也。不如此不足以齊衆阜財。而使長得其樂利也。俟數年之

後穀粟陳陳相因。然後用漢法變而通之。閒歲官賜民酒。戶三斗。俾儲以共祭祀婚姻。養老疾。有非常之澤。然後賜酺。如此則政有常經。且可以正民之禮俗矣。世人樂因循偷苟。有述古事。陳古義者。輒目爲迂闊。然自公卿大夫吏士。務適時宜。而羞爲迂闊者。蓋數十年於茲矣。則其效可睹矣。太夫人春秋高。不敢告公以難行事。如此類。言之者無過。而實良圖。望宿留警言。

與徐司空蝶園書

公體中尙未霍然。不宜以外事相撓。而有不致緩告者。近聞漕船膠凍。濟甯以北者。七千七百有奇。沿途剽劫。百十爲羣。計每船篙工不下十數人。皆奇民無家。獷悍酗博。平時回空。官督晝夜兼行。暫時停泊附近村落。客船必遭竊攘。況聚十餘萬飢寒之人。連屯數百里內。又承東土凶饑盜賊之後。設有猾桀者乘此瑕釁。恐不獨沿途居民之害也。公宜密劄奏聞。乞上察訪。早爲區畫。又聞湖撫以兌漕期誤。請改雇民船。議下九卿。各省將用爲式。夫漕船官具。衛丁本有秩廩。故量給資糧。以募篙工。然猶私載民貨。多方補苴。始能訾給。若雇民船。其費數倍。官不能具。必抑派里民。則賦法不可問矣。七月閒。楊君千木自河上以書來言。聞通倉陳米充溢。宜停運一年。歲祲之地。其糧聽有司出糶。俟秋成。仍糴滿原額。分兩年帶運。如此。則民食可充。漕船可修。河道可治。此利之顯見者。尙未知中有伏害否。委與練事者詳議之。又自今年來。各省報荒。不約而同辭。不請賑。不請蠲。但乞減價糶常平倉粟。事後仍率屬蠲補。夫常平倉粟之空。十

餘年矣。此天下所明見也。此議行。則糶粟之價。補倉之粟。必有所出。不識有司皆自其家篋金輦粟而至乎。抑粟與金天降而地出乎。是被災之地。轉應苛斂。庫金數十萬。秋成之後。加徵倉粟數十萬。繼自今。災民惟恐有司之報荒。而主計者且利荒報之踵至矣。公位正卿。年七十。宜日夜求民之疾。詢國之疵。而上言之。上方鄉公。又閔公衰疾。僕任其無大咎。若因此失官。則亦可以暴平生之志。謝衆口之責矣。惟公熟計而審處之。

答某公書

自得手教。沖惕累日。以公知某之深。而猶未達。愚心不可以默而止也。比者浮說日滋。故謂公宜恍然爲戒。在某自能聞流言而不信。而公則不宜謂自反無是而忽之也。聖人繫易於乾之九三。曰。君子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又曰。二多譽。四多懼。三猶惕也。四則懼矣。豈止於恍然爲戒乎。戒之云何。苟非道義之交。必多方限隔。俾不得親附是也。孟子所謂三自反者。君子處貧賤而遭橫逆。則然耳。若遭時行志。則不惟自反。必將使實德實事。有以大服天下之心。而誠無不動。古人軌迹。昭然可睹。其然則尙安用戒哉。然其初則必自能戒始。往年宵人妄言。能自通於左右。某以告。公益嚴愆。二三同志。不避怨嫌。而昌言於衆。至於今。則寂然矣。此無稽之言。亦宜恍然爲戒之明效也。然浮言難息。較甚於影射。蓋影射有迹。而浮言無迹也。息之難。則所以絕其根源。而避其疑似者。宜尤力焉。來示又云。相信相知如某。而猶惑於僉邪。

之言得某書。憮然者久之。則未察愚心。而於事之理亦未達也。公於某患難相拯。情好久長。而數以無稽之言瀆告。過當之語相規。非相知相信之深。而能如是乎。然公位極公相。而惟恐布衣窮交。不相信。不知。卽此見公之自待也厚。而視某亦不輕。此某所以於無稽之談。自覺不以告。而心不能安。義不可止也。以富鄭公之賢。而蘇洵憂其無成。伊川程子。謂於國家大事。知而不言。爲名教罪人。蓋古之君子。於夙所愛敬。則責之倍嚴。忠之至厚。之至也。若某所云。不過憂讒畏譏。世俗之淺意耳。然自某以外。恐亦無用此數數於左右者矣。公試思。聞知舊被謗。而置若不聞者難乎。抑崎嶇而必以達。規切而一無隱者難乎。審此。則可知鄙人之心矣。更有請者。我皇上德政日新。若因水災。延問大臣。急宜開陳者。約有數事。若盡獲施行。功在社稷。卽措注一二。亦澤被羣生。謹條列別簡。惟宿畱警言。何日得暇。尙當就公面議之。

與常熟蔣相國論征澤望事宜書

僕聞古之制戎狄者。欲大創之。則必堅壁以示之弱。蹙縮佯敗以驕之。委之畜產財物車甲以中之。使狃於屢勝。深入逐利。然後設伏要擊。一舉而撲滅之。李牧之守趙邊是也。漢武設謀馬邑。蓋用牧之遺教。不委爲單于所覺。故不得已而與之毒逐於沙場。然其行師。近者不過數百里。遠者千里。惟絕幕之師。衛霍並出。窮戰比勝。爲千古所震耀。然師之所極。不過二千里。臨翰海而止耳。自是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則漢亦不復追躡矣。蓋道里可計。日月有期。饋餉相踵。芻牧以時。吾之士氣未衰。而馬力未竭也。然後長技

可用而敵不能支。其成功於絕域。惟貳師之服大宛。陳湯之滅郅支。常惠之折龜茲。而是三者。皆非行國也。其城郭邑聚。人民產業。不可移徙。則其心有所繫。力有所極。而吾之計謀有所施。是皆循數推理而知其必然。非委勝也。蓋郅支畏漢遠徙。依康居以國。而不禮其君。殺其女。徧虐其國人。則先自敗而瑕釁可乘矣。漢自武昭立都護。治烏壘。據西域之中。屯田積粟。厲兵撫衆者四世。則地利得。形勢強。道路悉矣。烏孫諸國。皆承漢節。同時而發其兵者十五。王則郅支之羽翼盡矣。入其境。呼康居貴人與定謀。傳其城。康居以萬騎環城而備其逸。郅支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爲漢內應則計慮周矣。郅支旣滅。計其戰死生虜及降者。不過三千人。而漢以十五倍之衆壓之。是謂步師衽席之上。取敵囊檻之中。必克而無疑者也。至於龜茲。則國尤小。道尤近。故不戰而自屈。惟大宛之師。鑿空創始。用力甚艱。然自衛霍屢出。斬馘動數萬。單于懾伏。威震百蠻。而甲卒之屯酒泉。以北者十八萬。故貳師再行。當道小國。莫不迎軍給食。遂屠命頭。平行至宛。則所憑之勢厚矣。然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漢兵之出燉煌者六萬。負載私從者不與焉。而終不能入其中城。軍入玉門者萬餘人。故自前世皆以爲得不償失也。然前世之藩籬在邊塞。而我朝之藩籬在四十八家。故謂澤望跳梁。可置而不問。皆未知聖祖皇帝之廟謨。與我皇上之遠慮者也。但其地絕遠。非旬月可到。又逐水草移徙。無城郭可指。其鄰近之國。雖仰我威德。至於臨敵決機。恐未能實心効命。萬一我師旣至。而彼復遷徙。烏舉。則前勞盡棄。後策益艱。專制闔外者。非不知此也。徒以造謀

未審暴師踰年勞費已深而無尺寸之效。恐聖主責言無辭以對。故堅持前書。謂賊有可平之道。遷延歲月。以緩譴訶。而不暇爲國長計耳。以今之勢。莫若先爲不可犯。以待賊之瑕釁。相度山川。面勢道里。走集擇可耕可牧之地。宿兵屯田。召募邊民。習苦耐寒者。塹壕築壘。據其中央。臨制四旁。俾近西內屬諸部。有恃以無恐。賊至則併心一力。彼此相援。乘機阻隘。必使大創。賊不至。則深耕廣蓄。牧馬練士。以揚軍聲。然後以本朝威信。漸披其與國。嚴邊市之禁。使王侯貴人。非邀恩賜。子無由得錦繡采繒。部人非通邊市。無由得茶布絮纈。養生送死之具。使其鄰近部落。一如漢時西域諸國。兵可發。君長可呼。然後明暴孽賊之罪。布告諸部。有與交通者。永絕互市。有能破其軍擒其將者。以功小大。厚立賞格。使上下欣羨。有能連兵合謀。執其君以獻者。卽分其土地人民以予之。賜金百萬。他物稱焉。使孽賊孤立。惘疑。而與四鄰相猜。然後可俟其瑕釁。一舉而撲滅之也。僕荷兩朝聖主如天之仁。斷脰刳心。不足爲報。而辱公以古義相取。幾三十年。願俟獨對之頃。剴切直陳。雖不能遽奪衆議。而聖明天縱。一二載後。必重思公言。而審定國家之本計矣。望毋以爲老儒之常談而忽之。

與孫司寇書

朔後一日薄暮。書吏送秋審冊到。僕以討論三禮。及閱庶常課藝。事方殷。未得到班。次日薄暮。書吏持審單至。見雲南絞犯吳友柏。改緩決。隨繙供招。釁自友柏起。旣迫殺親兄之子。并傷寡嫂左右手。及族弟窮

兇極惡。萬無可原。夫聖人不得已而有刑戮。豈惟大義。實由至仁。蓋致天討於有罪。則不敢不殺。哀民彙之泯絕。則不忍不殺。所謂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也。自古典刑之官。皆以刻深爲戒。故宅心仁厚者。不覺流於姑息。又其下則謂脫人於死。可積陰德。以遺子孫。不知縱釋兇人。豈惟無以服見殺者之心。而醜類惡物。由此益無所忌。轉開閭閻忍戾之風。是謂引惡。是謂養亂。非所謂邁種德也。昔虞舜刑故無小。其命官曰。怙終賊刑。而皋陶稱之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周公東征。破斧缺斨。東人歌思。以爲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執事以儒者操事柄。望布大德。勿以小惠爲仁。卽改前議。仍所讞爲情真。若有人禍天刑。皆歸於僕。死者亦於公無怨也。望勿以爲過言而棄之。

與顧用方論治渾河事宜書

康熙三十七年。直隸巡撫于成龍。以渾河衝半壁店。近其祖墓。奏改河道。迤東入淀。安溪李相國。繼撫直隸。時僕屢爲切言。奏復故道。當如救焚拯溺。少遼緩之。卽不可爲謀。後三十年。近畿之地。無罪而死者。不可數計矣。今不垂而所言已驗。昨見吾友與直督李。合奏河道事宜。源流利病。鑿鑿有據。且欲爲永久計。具見賢者忠實惻怛之心。但不識更改河身。廣拓遙隄之後。渾流遂不入於淀邪。若仍入淀。則可免淀外之衝決奔騰。而終不能免淀中之淤塞。其患正方興而未艾也。蓋直隸之有二淀二泊。乃天心仁愛斯民。於大地凝結時。設此大壑。以受塞北畿南之衆流。以免多方之昏墊。而于成龍乃以私心一舉而敗之。至

今已成錮疾。若更不能原始要終。定其規模而底績焉。則終潰敗而不可收拾矣。竊思所奏。謂故道已爲旗民田廬所占。復之甚難。是也。而僕之愚心。則謂復於安溪作撫時。則有利而無害。至於今。雖不畏難。不惜費以復之。止可少獲數年之安。而終無救於十數年以後之大患。審形察勢。決然無疑。吾友試思。自改故道。未四十年。而二淀已填淤過半。而自前明以至康熙三十七年。渾河之水。未嘗不由淀以達運河。而絕無填淤。其故果安在哉。議者謂故道南入會通河。流清而甚駛。故無停淤。此得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河流雖駛。能盪刷泥沙使不停耳。能使泥沙別出於兩淀之外哉。蓋緣夏水未起之前。秋汛既落之後。渾河經流。本不甚大。其挾衆壑之泥沙而沛然莫禦者。惟伏秋之漲爲然。而河行固安霸州時。其故道本無隄岸。故散漫於二邑一二百里之間。旬日水退。而土人謂之鋪金地者。皆泥沙之所停也。停於二邑之平地者多。則會於清河而入淀者少。而又以數百里之深淀容之。故三百餘年。雖少淤淀底。而不見其形。自故道既改。則渾河之泥沙。無纖微不入于淀。故三十餘年。而填淤過半。淀既半淤。則故道雖復。而由會通河入淀之道。及西淀之中。必所在淤塞矣。雖歲加挑濬。人力有限。十年之後。終不能免全淀之盡淤。淀既盡淤。則子牙河挾畿南諸水以入淀者。勢無所容。必橫穿南運河。渾河挾塞門諸水以入淀者。勢無所容。必橫穿北運河。更遇伏秋異漲。則近河之地。城郭人民。皆一朝而化爲巨浸矣。尙忍言哉。今欲爲河道民生永久之計。必別開河道。俾濁流不入淀池。直達於淀河下流之丁字沽。而甞東西二淀未盡填淤者。以受

會通清河及子牙河伏秋之漲。然後可得數十年之安。苟得數十年之安。而時時修築挑濬。不失其宜。則亦可永久而無患矣。僕之愚心。欲循三角淀之外。迤邐而南。別開一河。廣三十丈。深五六丈。河成。乃於春水未起。秋汛既過之後。引注濁流於其中。而閉其入淀之道。河形磬折。而斜入於丁字沽。去三岔口海河不過十餘里。但於十餘里閒。開拓運河西岸之隄。使河身寬闊。足以容納衆流。而增培運河東岸之隄。廣厚一倍。以防其震撼。則可保無虞矣。且於新開渾河二十里之外。順河身。延築遙隄。使伏秋汛漲。有所遊盪。則不致更有衝決矣。僕未嘗身經其地。惟按圖籍。循數推理。而建此議。不若吾友躬臨目見。昭晰無疑。望審其形勢。揭其情狀。以開愚蒙。如或可行。卽改前議。而懇陳之。古之君子。功不必自己成。謀不必自己出。惟期分國之憂。除民之患耳。況茲事體大。實億萬人生死所關。而非一世之利害哉。昔世宗皇帝。命怡賢親王總理河道營田。首命別求一道。俾渾河直達海口。而不入淀。聖謨洋洋。一言而盡京畿之地勢。究河道之源流矣。若能奉先帝之遺意。除蒸民之劇憂。定此遠謨。萬世永賴。在皇上則爲輔相天地之實事。在吾友則爲保障億兆之奇功。而僕四十年胸中之痞塊。一旦消釋。亦可以死不恨矣。若大綱既定。其餘節目。當續布之。

與鄂少保論修三禮書

三禮自注疏而外。羣儒解說無多。所難者辨注之誤。芟疏之繁。抉經記所以云之意。以發前儒未發之覆。

耳。故僕始議人刪三經注疏各一篇。擇其用功深者各一人。主刪一經注疏。一人佐之。餘人分採各家之說。交錯以徧。然後衆說無匿美。而去取詳略。可通貫於全經。爾時公卽手書以示諸君子。而應者甚稀。其後王學士分主儀禮。甘司馬主戴記。更立條例。計人數。俾各纂數篇。僕爲言人之意見各殊。所學淺深亦異。分操割裂。則一經中脈絡。且不能流通。而況三經之參互相抵者乎。去取詳略之大凡。且不能畫一。而況別擇之精粗。刪剝之當否乎。衆皆默然。僕曾以告公。未見宣布。退而思曰。豈謂吾不宜越畔而耘哉。用是不敢固爭。今更以儀禮相屬。雖已成之例。難以改更。而後此規模。豈可更不早定。夫周官注疏。及訂義刪翼諸本。皆僕所點定也。其未定者。獨永樂大典中所錄取耳。分纂二三君子。皆用功多年。私心竊謂庶幾乎可畫一矣。及各成數册。比類而參校之。雖大體不失。而去取詳略。意見多殊。分別屬聯。措注亦異。僕與鍾君晚反覆討論。以求其貫通。所費日力。幾與特著一書等。觀此則儀禮戴記注疏。及各家之說。樊然殺亂。而宿無定本者。其端緒之難理。殆有甚於斯矣。李侍講南還。旣以潘進士嗣事。則未竟之書。宜以相付。但僕見士友閒。畱心於是經者甚少。望公面詢潘君暨姚徵士。擇定一人。俾速就功役。俟稿本旣就。僕當手訂一篇。並作按語。就中擇能者一二人。依式討論。俾彼此不相抵。若周官卒業。衰病之身。尙畱人世。自當與諸君子早夜孜孜。不敢畏難而志怠也。

與鄂少保論喪服注疏之誤書

河間獻王所得邦國禮。自漢不能用。至唐而亡。孔賈作疏。惟宗鄭注。後儒遵守。於喪禮之大經。承誤而不知其非者。約有數端。猶委其綱領。尙存於春官司服。而散見諸官者。一一可徵。參以儀禮戴記。其謬悠可得而正也。一則以儀禮喪服齊衰三月章曰。庶人爲國君。遂謂圻外之民。爲天子無服。不知曰國君者。以明大夫君。則其臣有服。而民無服耳。溥天之下。皆天子之民也。諸侯爲天子牧民。則民爲之服。而況天子乎。康成旣誤謂無服。故注檀弓篇。遂云三月天下服。專指侯國大夫服總衰而言。獨不思文承國中男女服之後。則謂天下之民明矣。使服者惟侯國之大夫。則宜特文以見之。而漫曰天下服。使習其讀者。第知天下之民皆服。而不知服者。惟侯國之大夫。記禮者不宜若是之憤憤也。喪期之變。自漢文帝始。詔曰。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娶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則漢文帝以前。天下之民。皆齊衰三月。不得嫁娶。祠祀飲酒食肉無疑矣。一則謂公卿大夫士之妻。爲王齊衰期。於后無服。侯國之命婦。於夫人亦然。蓋因喪服無明文。黃氏榘臣。爲君服圖。亦未敍列耳。然司服職曰。爲天王斬衰。爲后齊衰。而昏義申之曰。服父之義也。服母之義也。公卿大夫士。視后猶母。爲后服母之服。而其妻則無服可乎。古者嫂叔無服。而於娣姒。則以同室而生。小功之親。外命婦爲王服。而於后轉無服可乎。周官凡稱大喪。皆謂王后也。內宰。凡喪事。佐后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肆師。大喪。令外內命婦序哭。春官司世婦。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暮哭者。內司服於九嬪世婦外。別共凡命婦之喪衰。正謂公卿大夫之妻耳。可以後儒無稽之言。而廢周公之典法哉。

儀禮不杖期章曰。爲夫之君。蓋以婦人爲君。且有服。則后夫人不待言耳。禮經中文略而義該者。如此類甚多。則外命婦於后夫人並不杖期。無疑也。一則據儀禮總衰七月。謂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故有服而士無服。不知總衰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大夫服此。則士正服小功無疑矣。卽如此職於大夫曰。其喪服加以大功小功。於士曰亦如之。遂據此謂士無總服可乎。若以接見天子爲義。則諸侯之大夫。固有未達於王朝者。有雖聘類而不得接見天子者。小行人職。大客則僨。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是也。諸侯之士。有從君而達於王朝。且任之以事者。掌客職。凡介。行人。宰。史。皆有牢。象胥職。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是也。且使從君朝覲。適遭大喪。卿大夫皆總衰。庶人縞素。而士獨服吉可乎。程朱治經。多盡屏漢儒之說者。以折衷義理。而決不可通故也。羣儒曲護舊說。亦約有數端。一則謂庶人爲國君齊衰。又爲天子齊衰。則爲二統。而例以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不知爲人後者。服雖有降而無絕也。若圻外之民無服。則竟絕之於天子矣。況民爲國君。非爲人後之比。太宰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則雖諸侯不過爲天子繫屬。此民與師長主友之屬等耳。故侯國有災。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必待大司徒之令。大宗伯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哉。以禴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小行人所至之國。札喪則令賻補。凶荒則令調委。師役則令禱禴。皆所以救民之死病也。天子保民如子。而民戴之如父母。一旦天崩地坼。而不爲數月之服。不惟義不可以苟止。而情亦不能苟安。如以二統

爲嫌。則男子爲父斬衰。又爲君斬衰。婦人爲夫三年。而夫在。又爲長子三年。亦爲二統矣。毋乃害義傷教。而不卽於人心乎。一則謂婦人之從服必降於夫。夫爲后齊衰期。妻不宜同。獨不思父在爲母期。而婦爲姑亦期。婦爲舅姑同服期。而不問子之斬與齊。則外命婦爲王后君夫人同服期。而不問夫之斬與齊。王后之喪。外命婦之喪。衰哭位。備見於諸官。而可以臆說亂之乎。一則謂諸侯之大夫。旣降爲總衰。不宜庶人轉承以齊衰。不知服之輕重。義各有當。大夫之降爲總衰。以不得上比於王臣耳。若民則天子之民。義無所嫌。故期以三月。而齊衰不降。猶旁服有大功小功。而世適之於高曾。並齊衰三月也。禮以義起。而緣人情。學者反求其本。則於一曲之說。昭然若發矇矣。

與來學圖書

吾友舉用方自代。朋友之交。君臣之義。並見於斯。可以風世砥俗。但大臣爲國求賢。尤貴得之山林草野。疎遠卑冗中。以其登進之道甚難。而眞賢往往伏匿於此也。若惟求之於平生久故。聲績夙著之人。則其塗隘矣。萬一聖主命以旁招俊乂。列於庶位。將何以應哉。抑又聞當官守道。固貴於堅。而察言服善。尤貴於勇。前世正直君子。自謂無私。固執己見。或偏聽小人先入之言。雖有灼見事理。以正議相規者。反視爲浮言。而聽之藐藐。其後情見勢屈。誤國事。犯清議。而百口無以自明者多矣。必如季路之聞過則喜。諸葛亮之諄戒屬吏。勤攻己過。然後能用天下之耳目。以爲聰明。盡天下之材力。以恢功業。吾友此時。正宜用

方於此。且與二三同志者。交相勸。時相警也。餘不贅。

與呂宗華書

仲春使歸。一札想已徹。僕曩者妄刪崑山徐氏所刻宋元經解。嘗爲吾兄略言之。而未悉也。是書卷帙既多。非數十金不可購。遠方寒士。有終其身不得一寓目者矣。有或致之。觀之不能徧也。有或徧之。茫洋而未知所擇也。僕垂童稚時。先君子口授經文。少長。先兄爲講注疏大全。擇其是而辨其疑。凡易之體象。春秋之義例。詩之諷喻。尚書周官禮記之訓詁。先儒所已云者。皆粗能記憶。藉是爲基。故是編之刪。雖不敢確然自信。然大醇而不收。甚駁而妄取者。則鮮矣。僕始從事於斯。以爲一家之說未徧。則理或有遺。而心弗能鑿也。雖至庸庸。甚者支離謬悠。而一語未詳。終不敢決棄焉。及徧一經。然後知三數大儒而外。學有條理者。不過數家。而就此數家之中。實能脫去舊說。而與聖人之心相接者。蓋亦無幾。因復自惜。假而用此日力。以玩索經之本文。其所得必有過此者。然積疑之義。未安之詰。發書終卷。必一二得焉。則又治經者所不可廢也。自惟取道之艱。思竭不肖之心力。以爲後學資藉。俾得參伍衆說。而深探其本源。遂過不自量而妄刪焉。矻矻於車船奔迫。人事叢雜中。蓋二十餘年。而後諸經之說粗畢。惜方刪取時。計此生不能更周覽。凡可有可無之說。多過而存之。又宋元諸儒文字繁委。頗有數語可盡。而散漫至千百言者。皆未暇冷汰。兩年以來。衰病日深。大懼此業不卒。將抱終古之恨。欲於南中招學子數人。編而錄之。次第郵

致。更加討論。排纂成書。而量其程期。役必浹歲。計所訾給。歲必百金。朋游閒近。有一二人爲倡。而苦無繼之者。是書之成。豈惟蒙者二十餘年。日力所耗竭哉。實數百年儒先精神所併注也。果能卒業。異日遇有力者。傳而布之。俾承學之士。苦於崑山原刻之難致。與觀之而難徧者。一旦鑿足其心。而省其功力之十八。其爲踴躍當何如。又況支離謬悠之說。始學無主。多見謂新奇。或棄周行。趨邪徑。以自投於荆棘。賊經侮聖。日蔓以延。廓而清之。以爲斯道之閑。所關豈淺小哉。此僕區區所以重惜其無傳也。然是書不難於異日之傳布。而難於目前之編錄。衰疾之身。懼且不能待矣。吾兄家故貧。洗手奉職。自無力以及此。然此宇宙閒一公事也。凡辨書名。有心有目者。皆與有責焉。惟宿畱斯言。苟遇其人。則誠告之。或有自遠而相應者。與僕與吾兄。非世俗之好也。餘生之事。惟茲爲急。是以敢切布之。

答楊星亭書

雜記。父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小記。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卽位可也。庶子有對適以爲義者。冢子未食而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是也。若爲喪主及主子之喪。則衆適皆稱庶子。小記。庶子不繼祖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是也。父宗子也。而主長子之喪。則義起於祖。若父之正體者也。父衆子也。而主長子之喪。則義起於子。與孫之傳重者也。若以衆子之貴而主焉。則輕正體傳重之義。而傷衆子未貴者之恩。或以奔喪記所云。而謂衆子之喪。皆父主之。則未知所云。乃衆子之成人而未室。受室而無子者。禮以

窮而變耳。

記曰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衆子無子而尊行異爵之弔賓至非父主之而誰主

邪。父沒矣。無子者之喪。非兄弟主之而誰主邪。其特制同居爲主之禮者。蓋慮兄弟衆多。或徙家於異國。或同國而異居。或遠出而不返。必待異居之長適。來主其喪。則事有不舉。而時不可待。故以權制。俾同居者主之。所以便人情而達禮事耳。如鄭氏所詁。鄭注各爲其妻。子之喪爲主也。則曰父沒各主其私喪可矣。兄弟同居之文。不亦贅乎。各主其喪之文。不亦曖昧而不可別白矣乎。孔氏不知以有子無子爲別。而以同宮異宮爲斷。益誤矣。衆子而有子。雖父在。固其子主之矣。又何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之云邪。如無子也。雖異宮。非父爲之主。而誰屬邪。幼季衆子也。而有子。父不宜主其喪。望以此正告之。訃辭與式。則詢諸其鄉之長老。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大體既正。則細者姑從其國故可也。

答尹元字書

九月十月之交。舊疾復作。寒戰喘急。守氣幾不能自存。不期望後漸平。手札到日。已能倚牀而坐。今食飲有加。憑几觀書。可至十數頁。自矢必嗣事於儀禮。未審能卒業否。太夫人葬祭之禮。酌今古而取其中。甚愜予心。惟虞後更有卒哭之祭。尙仍舊說。又於謝賓引四禮。疑儀禮節略語。顯與經背。不知新吾高安。何疎忽至此。宜究切而辨正之。令嗣長君秀偉始相見。卽告以英華果銳。有用之日力。不宜虛費於時文。今居大母之喪。自達其情而應乎禮經。乃聞見中所寡有。又欲置科舉之學而學禮。偉哉。能如此設心。卽聖

人之徒也。北方之學者，近有孫湯，遠則張程，不過終其身不違於禮而已。孔子之告顏淵，惟以非禮自克，蓋一事或違於禮，一時之心，或不在於禮，則吾性之信智義仁皆虧，而無以自別於禽獸。長君信能設誠而致行之，天下後世將推原於賢父之倡正學，大母之集天休，於世俗所謂功名，洵可以視之如敝屣矣。而賢欲使從學於某，則不敢自匿其情，戴記七教，分朋友而爲三，朋友之長者，卽師也，其幼者，卽弟子也。師之道，周官復分而爲二，以賢得民之師，乃大司樂職所謂有德者也，以道得民之儒，卽大司樂職所謂有道者也。曩者賢通書于某，辭意類孔石二公之於孫明復，固辭至再三，而意益誠語益切，遂不敢終辭。蓋以師儒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使時人得聞孔石二公之義，實有關於世道人心，而孫氏之說春秋，某自忖省，亦可以無愧焉。今長君欲學孔顏之學，非兼道德而有之，如程朱者，不可以爲師。某章句陋儒，雖粗知禮經之訓詁，於外行疏節，亦似無瑕疵，而清夜自思，父母兄弟，無一不負疚於心，所謂薄於德於禮，虛者也，何足以爲長君師。而賢又擬之西山父子之於考亭，則於賢亦爲過言矣。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惟君子乃能矣。古之以禮成其身者，類如此，而世尤近事尤詳，莫如朱子。長君果有志焉，一以朱子爲師足矣，必欲受業於愚，則講其節文，而導之先路，竊比于胡李二劉而已耳。所以自成，必於管子所云，日自循省焉。望更以此申告之。

李渭占至京師。見足下所爲聖木行狀。無世俗蕪濁之氣。因謂如此人。當益勸學。俾治古文。適得來示。乃復記憶。丙戌之春。聖木爲言。生徒中有秀出者。卽足下也。僕聞諸父兄。藝術莫難於古文。自周以來。各自名家者。僅十數人。則其艱可知矣。苟無其材。雖務學不可強而能也。苟無其學。雖有材不能驟而達也。有其材。有其學。而非其人。猶不能以有立焉。蓋古文之傳。與詩賦異道。魏晉以後。姦僉汚邪之人。而詩賦爲衆所稱者有矣。以彼瞋瞞於聲色之中。而曲得其情狀。亦所謂誠而形者也。故言之工。而爲流俗所不棄。若古文。則本經術而依於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爲僞。故自劉歆承父之學。議禮稽經而外。未聞姦僉汚邪之人。而古文爲世所傳述者。韓子有言。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茲乃所以能約六經之旨以成文。而非前後文士所可比並也。姑以世所稱唐宋八家言之。韓及曾王。並篤於經學。而淺深廣狹醇駁等差各異矣。柳子厚。自謂取原於經。而掇拾於文字閒者。尙或不詳。歐陽永叔。粗見諸經之大意。而未通其奧蹟。蘇氏父子。則概乎其未有聞焉。此核其文。而平生所學不能自掩者也。韓歐蘇曾之文。氣象各肖其爲人。子厚則大節有虧。而餘行可述。介甫則學術雖誤。而內行無頗。其他雜家。小能以文自標者。必其行能少異於衆人者也。非然。則一事一言。偶中於道。而不可廢。如劉歆是也。然若歆者。亦僅矣。以是觀之。苟志乎古文。必先定其所嚮。然後所學有以爲基。匪是。則勤而無所。若夫左史以來。相承之義法。各出之徑涂。則期月之閒。可講而明也。來示云。三至京師。聞僕避客。次且而不進。僕敢自侈大哉。凡叩

吾之廬多汲汲於名稱而欲僕爲之羽翼者也。如是則務學之根源絕矣。僕疾病衰疲安能舍己所務與之佔佔而喋喋乎。若足下資材既有可藉而謂占又極言內行之修固所願見而重以此事相勸者也。八家集僕無暇點定足下所知識有在京師而能任此者當以舊本付之是不可得則俟會面而講以所聞僕嘗爲儀禮喪服或問戴記附焉此人道之根源以足下方讀禮錄其易忽者數條以質惟切究之餘不贅。

答程夔州書

散體文惟記難撰。結論辨書疏有所言之事。誌傳表狀。則行誼顯然。惟記無質幹可立。徒具工築興作之程期。殿觀樓臺之位置。雷同鋪序。使覽者厭倦。甚無謂也。故昌黎作記。多緣情事爲波瀾。永叔介甫。則別求義理。以寓襟抱。柳子厚。惟記山水。刻雕衆形。能移人之情。至監察使四門助教武功縣丞廳壁諸記。則皆世俗人語言意思。援古證今。指事措語。每題皆有見成文字一篇。不假思索。是以北宋文家。於唐多稱韓李。而不及柳氏也。凡爲學佛者。傳記用佛氏語。則不雅。子厚子瞻。皆以茲自瑕。至明錢謙益。則如涕唾之令人設矣。豈惟佛說。卽宋五子講學口語。亦不宜入散體文。司馬氏所謂言不雅馴也。寄來二作。皆不苟。所薤芟數語。乃時人所謂大好者。他日當面析之。此雖小術。失其傳者七百年。吾衰甚矣。兒童粗知其體要。不委中道。矧賢其勸哉。

答程起生書

足下以周易要論相質數年矣。而未敢爲序。非故難之也。余成童爲科舉之學。卽治周易。自漢唐至元明。言理言象數之書。未有不經於目者。就其近正者。不過據聖人所繫之辭。隨文解意。而謂其理如是。其取象如是。至所以取是象。繫是辭。確乎能見其根源者。百不一二得焉。故學之幾二十年。於前儒所已言。一皆能記憶。而反之於心。則概乎未有所明。乃舍是而治春秋周官。以春秋比事屬辭。五官各有倫序。可依類以求。而互相證也。其後與安溪李文貞公論易。至乾坤之二爻。歸妹之初九六五。始灼見聖人繫辭取象之本義。確乎其不可易。見周易觀象而余於朱子所疑於渙之六四。亦若微有得焉。卦自否來。下三陰爲而或渙。則小人之羣散矣。當否之時。國疵民病。蘊積如邱山。一旦小人之羣散。則凡此者皆渙然冰釋。其功效非尋常思議所及也。故諸爻惟此爲大吉。正象傳所謂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也。故四爲渙主。乃知卦爻之辭。皆有確乎不可易者。特後儒之心。知弗能貫徹焉耳。足下嘗言。學易者果明於陰陽剛柔德位之當否。而協諸本卦之時。義則亦可以得其比例。文貞易通論。已略見此義。而要論中所開闡。又多通論所未及。惜乎不得使文貞見之也。昔余以易叩文貞。輒有以開余。而余不能有關於文貞。文貞以春秋周官叩余。亦時有以開文貞。而文貞之開余者則少。假而足下得與文貞面相質。覆之所發必更多。惜乎並世以生。而不得一遇也。若天假余年。而於易終有所明。當爲足下序之。

與陳密旃書

數年前與公始相見。窺其意象。卽不類於時人。自是每見滇黔人士至京師者。必問當官實政。稱循良者。不約而同。又徵於同宦南中者。果不悖於所聞。故客冬方呻吟枕席間。聞公至。蹶然而興。再過寓齋。不覺其言之長也。適接來示。知所云果刻著於心。而力言於大府。不惟喜宇宙間又得一實心體國之人。足爲民依。且自喜於天下賢人君子。每一見而得其崖略。欣暢如何。監司之體。在辨屬吏之清濁。而邇來廉辨敏肅者。尤當觀其所由。以爲義之所宜。心之所不安。而然者。必能明政恤民。久而不變。其忱於功令。謹身寡過者。次之。別有文深躁競之吏。假此以速進取。則其終不至於寇虐詭隨。而忍爲大惡不止。凡善伺上官指意。而操下如東溼薪者。皆此類也。位者天位。職者天職。其賢者能者。雖有憎怨。必釋吾憾。而任舉之。其不爲民所賴者。雖吾近親尊屬。必斥而去之。壹以官爲準。壹以人爲衡。吾之愛憎喜怒。無幾微可雜於其間。而況親故之請屬。長官同僚之意。鄉乎往者。安溪李文貞巡撫畿內。僕有親故爲屬吏。公將擢之。僕力言其非人。河閒王振聲曰。子與夫人終不相見乎。僕曰。何爲其然。使無播惡於衆。而自驅於罟獲陷阱之中。乃所安全而愛厚之。其後果大刻於民。不終其官。乃謂僕無妄言。足下久練世事。無可効於左右者。故偶及此。想賢者所見固然。亦無俟僕之瀆告也。建昌果廉能。宜早思所以處之。恐足下驟遷他省。雖知其善。不可如何。惟審察之。

抵京見某公。詰以兗州性資洞朗。其出牧政教浹於民。而或云子若不滿何也。某公愕然曰。往年吾與商有無而不能應。然未嘗以聞於人。子獨惡乎聞之。是必兗州疑余有憾。而先自標白也。若用此有違言。則余之生平盡棄矣。非兗州之病也。子視余豈淺之乎。爲丈夫者哉。觀其意色。似出中心之誠然。吾兄蚤察之。恐傳言者乃有憾於某公。而構之於吾兄也。僕道經兗境。凡數百里。民皆曰。太守信寬靜易良。獨未察吏胥情僞。輕出牒票。假以作威漁利。沿河小吏亦曰。凡督公事文書。可驛致者。往往差役食飲道齋之外。求索百端。太守豈知此哉。僕平生於得意之友。不敢以私干。而政令之不卽人心者。必以告。蓋朋友之交道在輔仁。而莫先於規過。每見今之爲交者。多面相悅而退有後言。其聞他人詆訾。則漠然不概於心。而匿不以聞。凡此皆務容悅。將私便其求者也。是爲薄於友而苟賤其身。故常用爲戒。然亦有所聞非真。勇於責善。爲朋好所苦。至見疎而齋怒者。以吾兄性資洞朗。與僕非一日之好。故不敢以俗情隱度。而道其所聞。記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惟速更而糾察之。卽別有所見。亦明以告我。俾得究切往復。務理之得事之當。而無容心焉。古之爲交者。蓋如是耳。

與某公書

接來示。自分此生恐無緣更畢志於經學。此嗜學者之衷言也。然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爲書。聖人作經。亦望學者實體諸身。循而達之。以與民同患耳。一命之吏。苟能職思其居。天德王道。將於是乎寄焉。矧

膺古牧伯之任。環地數千里。視其注措。以爲休戚者乎。僕竊觀近代所號爲鉅人長者。大率以生人爲仁。而不知生其所不當生。則仁於生者。而大不仁於死者。以有容爲德。而不知容其所不可容。則德於有罪者。而大不德於無辜者。傳曰。惡人在位。弗去不祥。惡在他人。而引爲己之不祥。何也。力能去之。而任其播惡於衆。則惡非其惡也。是謂拂天地之性。而虧本心之明。無不祥大焉。抑又聞君子之行。必嚴於終。往者環極。魏公踐履淳實。立朝諤諤。爲勢家所憚。造辟之言。天下矜誦。以爲無愧古賢。而論定之後。竟不得與湯陸齊稱。徒以巡察畿輔。不復有特操耳。孝先張公。天資渾厚。可欺以方。其撫江蘇。閒有過舉。未愜衆心。一旦奮不顧利害。排擊儉壬。然後平生志事。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吾子歷令守監司。漸登大府。仁聲義問。所至翕然。惜無由著直節於中朝。然就今所居之地。而言其職之所當言。則視張爲易。視魏則尤易矣。信能舉邦人所重足而望。海內士大夫所傾耳以聽者。揚於王庭。使天下知儒者之學。剛柔無常。應物而動。皆可以爲後世標準。其有功於聖道爲何如。又安用口吟手披。爲處隱就閒者之經學哉。僕晚交得吾子。道義之合。視平生昵好。殆有過焉。故所以致相愛重之道者。惟兼魏張之直節。而比肩於湯陸。豈無以爲妄言而漫聽之。

與李覺菴書

適聞足下改官巡撫山東。足下門望資格。得此非過。而僕若有意外之委者。以舊遊齊魯閒。私心所蓄。欲

藉手於足下。以發其端緒也。僕嘗謂今居古岳牧之任者。不在飾小仁。著小義。惟當建設長利。廣厲風教。爲國家厚根本。僕嘗自濟甯赴清河。道經馬蘭屯。彌望不見邊際。地沃衍而無居人。窮日之力。始抵逆旅。茅屋數區。舍後麥高六七尺。其莖不足以任其稔。問何以無耕者。曰每水至高丈餘。則廬舍沒矣。僕生長山澤。習農事。凡下地利圩田。築隄障水。而人耕其中。時蓄洩。歲入倍平壤。江介故有大澤。南宋時土人獻策。開永豐太平諸圩。六七百年以來。宣歙諸州。皆仰食焉。永豐太平之隄。有高至三丈者。今馬蘭屯水深才丈餘耳。苟訊之土人。校三十年內。水最大時。高幾許。其土之粘埴。而便爲隄者何。所域其地之三四以爲圩。歲得穀當數百萬斛。而東南之漕。可減半矣。僕又嘗客淮揚閒。見河壩棄地多肥美。問何以然。曰恐歲祲而責稅急也。或旣墾而原占者來爭也。往者聖上免各省歲賦。動數十百萬。儻能上聞。當豐年存山東歲賦之半。俟荒祲募民興築。相地勢所宜。爲大圩數區。起其土以爲隄。而環隄爲大川。通溝澮。相輸灌。以利船舟。官治廬舍。給牛種。募民耕之。此上策也。其次則先使富民試之。豫爲奏請。堅明約束。有能開地爲圩者。便與爲世業。可私買賣。敢以故籍爭者。重罰之。土熟二十年而後。薄征其租賦。苟一人得其利。則繼者不召而糜至矣。夫長利所以不舉者。以衆不能見其端。而憚於作始也。使永豐太平之圩不築。則至今爲巨浸耳。聞徐豫竟冀閒。棄地與馬蘭屯相類者甚衆。使次第修舉。雖東南之漕。可全罷也。古之聖人。能使菽粟如水火者。無他焉。務博民於生穀。而土無遺利。所謂善富天下者。取之於天地也。又僕曾經孟

廟旁殿塑像爲老婦。曰孟母也。後殿爲少婦。美容飾。曰此夫人也。古者虞祭而外。春秋常祀。皆有男尸。無女尸。惡其褻也。子孫於先妣。猶不爲尸。況設少婦之容。於宮牆瞻仰之地哉。不意孟氏後裔。愚蒙至此。宜卽開諭。使易爲木主。又聞齊魯間。盛興三教祠。雖闕里亦有之。宜令有司。奉至聖先師塑像。瘞之學宮。其祠仍聽合祀。釋迦老子。凡此皆世人所目爲迂闊不急之務也。而教化之興。實由於此。抑又聞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乃今守令以諸生爲蝥賊。諸生視之如佞。上下交相疾。而望教化之行也。得乎。往者長沙陳公滄州守江甯。始至。卽諭諸生有行誼。修飾而進見。以求益者。吾與之爲賓主之禮。其毀廉隅。證爭訟者。不禁。但檄諸縣簿載其名。歲終報府。俟督學按試時上之。終公之任。諸生無證訟者。及公在理。士民號泣而從。如急父兄之難。然則謂士不可以教諭者。妄也。俗之敝。民之疵。蓋非一端。茲政教之尤大者。足下果能信而行之。當悉所聞。繼以進。

與萬季野先生書

僕性資愚鈍。不篤於時。抱章句無用之學。倔強塵埃中。是以言拙而衆疑。身屯而道塞。獨足下觀其文章。察其志趣。以謂並世中。明道覺民之事。將有賴焉。此古豪傑賢人。不敢以自任者。昧劣如某。力豈足以赴其所志邪。某於世士所好聲華。棄猶泥滓。然辱足下之相推。則非唯自委。而又加忱焉。蓋有道君子。重其人。則責之倍嚴。使僕學不殖而落。行不植而斂。足下將有不得於心者。此僕所以每誦知己之言。而忻與

惕并也。蓋嘗以古人之道。默自忖省。其無所待而能自必者。獨先明諸心。爲善不爲惡而已。至欲體道。以得其身。非極學問思辨之功。所謂篤行者。終無本統。僕先世雖世宦達。以亂離焚剽。去其鄉縣。轉徙六棠。荒谷之間。生而飢寒。雜牧豎朝夕。蘇茅汲井。以治饔殮。未能專一。幼學優游。浸潤於先王之遺經。及少長。則已操筆墨。奔走四方。以謀衣食。或與童蒙鉤章畫句。噉譟嚶。或應事與俗下人語言。終日昏昏。憊精苦神。其得掃除塵事。發書翻覆者。日不及一二時。古之謀道者。雖所得於天至厚。然其爲學必專且勤。久而後成。故子曰。發憤忘食。其學易也。曰。假我數年。今僕智識下古人千百。而用巧乃不得十一。如乘敝車。罷牛道長塗。曲躑絕險。又值樛枝盤根。絀其繆而關其軸。不亦難乎。以此知士有志於古人之道。不獨旣成而行有命。其成與否。亦天所命也。然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其有得於身。與有得於後。則吾不敢知。南歸後蹤迹。具與崑繩書。彙索觀。時賜音耗。以當講問。吾之望也。

再與劉拙修書

前承命辨別某氏詩說。倉卒奉答。姑就所云。略爲剖析。而私心所蓄。未能盡吐。謹續布之。僕少所交多楚越遺民。重文藻。喜事功。視宋儒爲腐爛。用此年二十目。未嘗涉宋儒書。及至京師。交言潔與吾兄。勸以講索。始寓目焉。其淺者皆吾心所欲言。而深者則吾智力所不能逮也。乃深嗜而力探焉。然尙謂自漢唐以來。以明道著書爲己任者衆矣。豈遂無出宋五子之右者乎。二十年來。於先儒解經之書。自元以前。所見

者十七八。然後知生乎五子之前者。其窮理之學。未有如五子者也。生乎五子之後者。推其緒而廣之。乃稍有得焉。其背而馳者。皆妄鑿牆垣而殖蓬蒿。乃學之蠹也。夫學之廢久矣。而自明之衰。則尤甚焉。某不足言也。浙以東。則黃君藜洲壞之。燕趙閒。則顏君習齋壞之。蓋緣治俗學者。懵然不見古人之樊。稍能誦經書。承學治古文。則皆有翹然自喜之心。而二君以高名耆舊爲之倡。立程朱爲鵠的。同心於破之。浮夸之士。皆醉心焉。夫儒者之學。所以深擯異端。非貴其說之同也。學不明。則性命之理不順。漢代儒者。所得於經甚淺。而行身皆有法度。遭變抵節。百折而其志必伸。魏晉以後。工文章垂聲於世者衆矣。然叩其私行。不若臧獲之庸謹者。少遇變故。背君父而棄名節。若唾溺然。由是觀之。不出於聖人之經。皆非學也。乃昔之蠹學者。顯出於六經之外。而今之蠹學者。陰託於六經之中。則可憂彌甚矣。如二君者。蚤而其身枯槁以死。使其學果用。則爲害於斯世斯民。豈淺小哉。僕於朱子詩說。所以妄爲補正者。乃用朱子說詩之意義。以補其所未及。正其所未安。非敢背馳而求以自異也。程子之說。朱子所更定多矣。然所承用。謂非程子之意義可乎。吾兄謂小序亦不可盡廢。最爲平允。然其無據而未甚害義者。朱子已過存之。其已刪而猶可用者。以鄙意測之。不過風雨伐檀兼葭數篇耳。其所已辯。則終不可易也。有不當者。仍望反覆之。

答禮館諸君子書

殷同饗燕之說。二三君子。重以爲疑。旁引互證。懼來者之瑕疵。誠意感人。而終有未帖於愚心者。蓋辨其

所從生而推之以至於所終極。則前儒所云。胥無當於事理之實也。夫殷同所施者何政哉。卽巡守殷國。

削黜流討。加地進律之政耳。六典既施。每歲正月。又和而布之於邦國。舍巡守別無特施於天下之政。唐虞五載一巡守。至周而易以十有二

年。六服再朝。更不親巡。以考其所述之職。則時過人亡。有無所施。其黜陟誅賞。而遺憾於民心者矣。先王

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是雖以十有二年爲期。而是年不行。次年可更

卜也。既可改卜。無爲徧徵天下之諸侯。如謂六服殷其或王既篤老。若嗣王冲幼。又或大親衰疾。不可久

離。必酌徵州伯。卒正。連帥之忠誠可倚。威德夙彰者。州各數人。以諮謀而發命焉。如舜攝位。而咨十有二

牧。武王克商。徵九牧之君。登爾阜以望商邑。其事蓋曠世一見。而禮必絕殊。若一歲而徧徵六服之諸侯。

一時而盡空一方之君長。則決知其無是也。由是言之。殷同於方嶽而施其政。乃巡守之常經。其閒舉於

王都。則循用祀方。明將幣禮。賓發命於壇宮之禮節耳。若饗必於廟。燕必於寢。則朝覲宗遇之禮宜然。而

於會同勢不能行。姑就時會言之。方各數州。州分五等。所徵各四三人。而廟堂已不能容矣。又況殷同徧

徵九州之侯伯乎。且饗於廟中。獻酬各有數。以次相及。日不過四三人。蓋兼旬而莫之能徧焉。凡禮賓客

在野在外。則殺禮司儀之職。爲壇三成。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

則所謂禮者。裸酢饗燕。無不該也。昭昭然矣。大行人職。上公將幣。王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

之。獨舉裸酢。不知何據。後儒疑將幣裸酢。在壇裸可壇。則饗亦可壇。裸各於其等。可同時而卒事。則饗各

饗燕。仍反國中。而於廟於寢。其蔽實由於此。

於其等亦可終日而卒事。野外殺禮，茲其尤著者也。饗則各於其壇之等，燕則并升於壇之堂，胡爲其不可與二三君子堅持舊說，不過謂饗燕乃宮室中事，不宜行於野外耳。夫裸酢之禮，重於饗燕，而或可或不可，不識其所以異者何也。抑謂饗燕則有牲俎，而異於裸酢乎。然牲俎可於壇薦，方明而獨不可以獻賓客，又不識其所以異者何也。況掌舍之職，專主會同，其設壇壝之等，以待將幣，裸酢則設帷宮，以待饗燕明矣。幕人之共帷幕，掌次之張大次小次，皆曰會同，又其明徵也。帷四周以爲宮，幕其上以爲蔽，張大次使羣聚以待事，張小次使各就。以暫休將幣及裸醉時無所用之。見於春秋傳者，襄王饗晉侯於衡雍，猶可云既作王宮，宋公享晉侯於楚邱，晉侯宴魯侯於河上，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不於壇壝帷宮，安所得廟寢哉。至於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則有爲而云然也。周公舊典，本無諸侯私爲會盟，而饗燕於國外之禮，故假是以沮齊侯耳。天子巡守，殷國首舉柴望，征伐所至，則有類造上帝，封於大神，祭兵於山川之禮，禮樂之器，或具於方嶽之明堂，或載於主車之前，後必然，而無疑者也。淮水之詩，鼓鐘瑟琴，笙磬俱備，宋公道享晉侯，而舞桑林，況天子之巡守，軍旅會同乎。蒙者所見如此，而未敢備載於承修之書，以二三君子，尚不能無疑，安望衆人之咸喻哉。禮經殘缺，久矣。申之會，子產向戍，獻合諸侯之禮六，而楚人無一見焉，則會同之禮，與朝覲絕殊者多矣。河閒獻王所得邦國禮五十六篇盡亡，而諸君子專據侯國僅存之聘燕，漢儒臆決之說，傳記雜出之言，而曰若者必禮之所無，壇宮不可饗燕，禮器不出門，野外不合祭之類是也。若者必禮之所有，十有二年王不巡守，則徧召六服之諸侯，受幣，不

亦汰乎。願諸君子一以事理之實求之。而毋桎於舊說也。

答禮館纂修書

禮文殘缺。國喪尤甚。宜僕之有言而不信也。然先王緣人情而制禮。心所不安。不可以前儒既有是說。而溺於所聞也。不可以經傳本無是文。而遂謂古無是禮也。前辨已詳。今更以人情驗之。放勳殂落。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文王之化。始行江漢。而南國之詩曰。父母孔邇。猶曰聖人之感人心。神化而不可測也。周室衰微。王澤既竭。而衛風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秦風曰。王于興師。與子同仇。宋仁宗之崩。史稱深山窮谷。莫不悲號。而況周室盛時。以四海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政教流行。烝民樂利。有終身之戴。而無一日之喪。民之心忍乎。本國之君臣。亦聽其民之晏然無變。尙何以作其親上死長之誠。而敵王所愾乎。至婦人爲夫之君。喪服有明文。外命婦爲王后。哭位喪衰。周官可考。某所推衍。不過諸侯之士。宜從大夫之總衰。而期以五月耳。外命婦之爲王后。爲君夫人服。極於齊衰期。而不論其夫之斬與齊。以婦爲舅姑準之。而知其不可以有異也。侯國大夫士之妻。之於王后服與喪期。並同其夫。以庶人男女齊衰三月準之。而知其不可以無差也。

與一統志館諸翰林書

苞頓首。白。僕未受事時。舊志勿論。旣立條例後。新纂一郡稿成。隨命學士校勘。次山再之。僕三之。始發謄

錄及觀清本而罅漏又自見矣。班覆之而更寫焉。自視若無遺憾。及各府州志畢萃。而又牙相抵者。且百出矣。諸公勿謂此文事之淺者。心與目畢至焉。而後知其曲艱也。明統志爲世所詬病久矣。然視其書。尙似一人所條次。譬爲巨室。千門萬戶。各執斧斤。任其目巧。而無規矩繩墨以一之。可乎。是書所難。莫若建置沿革。山川古蹟。振奇矜能者。大率博引以爲富。又不能辨其出入離合。而有所折衷。是以重複訛舛。牴牾之病。紛然而難理。不知辭尙體要。地志非類書之比也。所尙者簡明。而雜冗則愈晦。然簡明非可強而能。必識之明。心之專。徧於輿蹟之中。曲得其次序。而後辭可約焉。其博引而無所折衷。乃無識而畏難。苟且以自便之術耳。故體例不一。猶農之無畔也。博引以爲富。而無所折衷。猶耕而弗耨也。且或博焉。或約焉。卽各致其美。而於體例已不一矣。望諸公以公心酌人言。以實心集公事。而毋師其成心。僕敢不虛己以聽乎。

與程若韓書

來示欲於誌有所增。此未達於文之義法也。昔王介甫誌錢公輔母。以公輔登甲科爲不足道。況瑣瑣者乎。此文乃用歐公法。若參以退之介甫法。尙可損三之一。假而周秦人爲之。則存者十二三耳。此中出入離合。足下當能辨之。足下喜誦歐公文。試思所熟者。王武恭杜祁公諸誌乎。抑黃夢升張子野諸誌乎。然則在文言文。雖功德之崇。不若情辭之動人心目也。而況職事族姻之纖悉乎。夫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

煎金錫。麤礦去。然後黑濁之氣竭。而光潤生。史記漢書長篇。乃事之體本大。非按節而分寸之不遺也。前文曾更削減。所謂參用介甫法者。以通體近北宋人。不能更進於古。今并附覽。彜以解其蔽。必欲增之。則置此而別求能者可也。

望溪先生文集卷七

贈送序

送徐亮直冊封琉球序

皇帝御極之五十有七年。冊封琉球國嗣孫尙敬爲中山王。故事以部郎儀狀端偉。蓄文學者。假一品服。奉冊以行。天子命擇詞臣。衆皆隱度。徐編修亮直爲宜。及命下。果爲介。自秦漢以後。中國有事於四夷。其爲將。則効命力於鋒鏑。其爲使。則折衝口舌之間。以求得其要領。故承命者多以爲難。今天子德威遐暢。方外鄉風。小夷喁喁。企瞻使節。承命者有將事之榮。而無失得之恤。故人爭羨之。遭遇異時。亦物情之不足怪者也。吾聞古之贈行者。必告以所處。今亮直之行也。雖折衝口舌之勞。無事焉。又其地絕海萬里。政教所不經。卽詩人所謂諮詢諷度者。亦無庸以告也。亮直夙以文學知名。茲其行也。其耳目震駭乎乾坤之廣大。而精神澡雪於海山之蒼茫。吾知其文章必有載之而出者矣。

送王翊林南歸序

余與翊林交益篤。在辛卯壬辰閒。前此翊林家金壇。余居江甯。率歷歲始得一會合。至是余以南山集牽連繫刑部獄。而翊林赴公車。閒一二日必入視。余每朝餐罷。負手步階除。則翊林推戶而入矣。至則解衣

盤薄。諮經諷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厭苦。諷余曰。君縱忘此地爲圜土。身負死刑。柰旁觀者。姍笑何。然。窮林至。則不能遽歸。余亦不能畏訾警。而閉所欲言也。余出獄。編旗籍。寓居海澱。窮林官翰林。每以事入城。則館其家。海澱距城。往返近六十里。而使問朝夕通事。無細大必以關。憂喜相聞。每閱月。踰時。檢窮林手書。必寸餘。戊戌春。忽告余歸有日矣。余乍聞。心忡惕。若隕行。駐乎虛空之逕。四望而無所歸也。窮林曰。子毋然。吾非不知吾歸子無所向。而今不能復顧子。且子爲吾計。亦豈宜阻吾行哉。窮林之歸也。秋以爲期。而余仲夏出塞門。數附書問息耗。而未得也。今茲其果歸乎。吾知窮林抵舊鄉。春秋佳日。與親懿游好。徜徉山水間。酣嬉自適。忽念平生故人。有衰疾遠隔幽燕者。必爲北鄉惘然而不樂也。

送劉函三序

道之不明久矣。士欲言中庸之言。行中庸之行。而不牽於俗。亦難矣哉。蘇子瞻曰。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今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爲。夫能爲衆人之所爲。雖謂之中庸可也。自吾有知識。見世之苟賤不廉。姦欺而病於物者。皆自謂中庸。世亦以中庸目之。其不然者。果自桎焉。而衆皆持中庸之論以議其後。燕人劉君函三。令池陽。困長官誅求。棄而授徒江淮間。嘗語余曰。吾始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吾百有四十日而去官。食知甘而寢成寐。若昏夜涉江浮海。而見其涯。若沈疴之霍然去。吾體也。夫古之君子。不以道徇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劉君所行。豈非甚庸無奇之道哉。而其鄉人往往

謂君迂怪不合於中庸。與親暱者則太息深矚。若哀其行之迷惑。不可振救者。雖然。吾願君之力行而不惑也。無耳無目之人。貿貿然適於鬱坳坑阱之中。有耳目者。當其前援之不克。而從以俱入焉。則其可駭詫也。加甚矣。凡務爲撓君之言者。自以爲智。天下之極愚也。柰何乎。不畏古之聖人賢人。而畏今之愚人哉。劉君委藏吾言於心。而勿以示鄉之人。彼且以爲壽張頗僻。背於中庸之言也。

贈魏方甸序

余窮於世久矣。而所得獨豐於友朋。寓金陵則有同里劉古塘。高淳張彝歎。至京師則有青陽徐詒孫。無錫劉言潔。北平王或菴。及邑子左未生。劉北固。而吳越淮揚間暫遊而志相得者。又三數人。雖貧賤羈旅。未嘗一日而無友朋之樂也。惟乙亥客涿鹿。自春徂冬。漠然無所向。課章句畢。輒登城西南隅。坐譙樓望太行西山。至暝而不能歸。雖風雨之夕亦然。自生徒及僕隸居人。皆怪詫。不知余爾時心最悲。思念平時所與遊處者。意愴怳不能自克也。踰歲東歸。將遂農力以事父兄。而家窮空。又時爲近地之遊。戊寅冬。督學滏陽張公。招至使院。賓從雜然。酣嬉聒諠。而余孤子無與。不異客涿鹿時。有魏生者。居常嘿嘿。而意獨向余。問其世。則明天啟申給事吏科。忤逆奄而死。厥獄者。其曾王父也。次年春。滏陽公按試諸郡。惟余與生。畱舍署之西偏。庭空無人。時蔭高樹。俯清池。徘徊草露閒。回憶曩者客涿鹿時。與生寂寞相慰。轉若有以自得者。余倦遊計以匝歲爲止。將就一二故人。謀所以歸隱者。果竟得之。終老不出矣。然余縱得歸。而

平生故交。自彝歎未生外。皆飄零分散。無得安居。而從己所務者。用此常以自恨。而爲諸君子憂。而魏生言自給事時。家無舊業。其父兄伯叔父十數人。皆仰食於生。生之孤行遠遊。蓋自此始。而未知其所終也。然則生之別。又遺余憂者矣。

送余西麓序

昔公羊氏之說經也。其謬戾多矣。然猶委顯悖於道。不足以惑人。而習而不察者。莫如母弟之說。故程子辨之。以謂母弟者。所以別嫡庶。嫡死則母弟以次立。非謂有疎戚於其閒也。夫春秋之以兄弟書者。以其未有爵列。故以其屬稱。用別於公子之爲大夫者耳。曷由知其母之同異哉。程子所以不深辨者。徒以解時俗之所惑。而於經之本義。有不暇詳焉耳。自吾有聞見。凡前子之於母。後母之於子。一視如所生者。十不二三得焉。異母之兄弟。篤愛而無閒疑者。十不二三得焉。自子言之。則爲不有其父。自母言之。則爲不有其夫。豈非人道之極變哉。而相習爲故常。甚矣。其不思也。吾友余西麓。博學有文名稱。蓋州部。而少壯未嘗一至京師。近六十。忽來游。叩之曰。昔吾有弟。能服賈以養吾親。吾是以能不離親於外也。吾弟死而家落。父不能葬。母無以養。故顛頓至此。館於余。踰年。凡春秋霜露。未嘗不痛其弟也。風雨寒暑。未嘗不念其母也。一日告余將南歸。曰。吾女弟之夫死。吾不歸。吾母疾將作矣。因叩其家事。始知西麓少失母。母撫之不異於所生。而西麓之於弟妹。亦終其身無閒疑。夫古稱孝者。多以後母之不慈而彰。而西麓之孝。乃

以母之慈而隱。是其母子皆可風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兼著母弟曰弟。乃公羊氏之過言。而春秋本無此義。以補程子之所不及云。

贈潘幼石序

余數奇。獨垂不爲海內士大夫所棄。而有友朋之樂。然每怪平生故舊。其道同志相得者。所遇之窮。必與余類。交淺者其困亦淺。交深者其困亦深。或始相得。中道而棄余。與余迹漸遠。而其遇亦漸通。或當世名貴人。無故與余相慕。用而屯蹇。輒隨之。吾不識其何以然。旣而悟曰。凡物之腐臭者。有或近之。則臭必移焉。是何怪其然。或曰。非此之謂也。物無知。人強合之。故其臭移焉。人有知其臭味之不同者。孰能強之合也。蓋必其氣之本衰。或時之已去。而後乃與子相得焉。子惡用自引咎哉。潘先生幼石。余童子時以師友之禮交。而先生常弟畜余。先生文行重江表。方其壯盛。未嘗一至京師。老而來遊。閉一室。諸公貴人有索交者。一謝不通。而獨躡就余。先生以貧故。客遊至欲乏家事不問。而爲余教子。嗚呼。先生之趨舍。可謂與衆異心者矣。夫昔之不余棄者。尙或未知余之腐臭也。今則夫人而知之矣。而先生乃好之加篤焉。豈臭味之同。雖先生亦有不能自主者邪。先生之歸也。余在塞上。畱書索余言贈所處。因書此質之。吾知先生必憮然而歎。余言之鄙也。

送左未生南歸序

左君未生與余未相見。而其精神志趨。形貌辭氣。早熟悉於劉北固古塘。及宋潛虛既定交。潛虛北固各分散。余在京師。及歸故鄉。惟與未生游處爲久長。北固客死江夏。余每戒潛虛。當棄聲利。與未生歸老浮山。而潛虛不能用。余甚恨之。辛卯之秋。未生自燕南附漕船東下。至淮陰。始知南山集禍作。而余已北發。居常自歎曰。亡者則已矣。其存者。遂相望而永隔乎。己亥四月。余將赴塞上。而未生至自桐。瀋陽范恒菴高其義。爲言於駙馬孫公。俾偕行以就余。既至上營。八日而孫死。祁君學圃館焉。每薄暮公事畢。輒與未生執手谿梁閒。因念此地出塞門二百里。自今上北巡建行宮。始二十年前。此蓋人迹所罕至也。余生長東南。及暮齒而每歲至此。涉三時。其山川物色。久與吾精神相憑依。異矣。而未生復與余數晨夕於此。尤異矣。蓋天假之緣。使余與未生爲數月之聚。而孫之死。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歸也。夫古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聚而不散者。然常觀子美之詩。及退之永叔之文。一時所與遊好。其人之精神志趨。形貌辭氣。若近在耳目閒。是其人未嘗亡。而其交亦未嘗散也。余衰病多事。不可自敦率。未生歸。與古塘各修行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則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賴矣。又何必以別離爲戚戚哉。

贈淳安方文翰序

文章之傳。代降而卑。以爲古必不可復者。惑也。百物技巧。至後世而益精。竭心焉以求其善耳。然則道德文術之所以衰者。其故可知矣。周時人無不達於文。見於傳者。隸卒厮輿。亦能雍容辭令。蘇秦既遂代厲。

始脫市籍。馳說諸侯。而文辭之雄。後世之宿學不能逮也。蓋三代盛時。無人而不知學。雖農工商賈。其少也。固嘗與於塾師里門之教矣。至秀民之能爲士者。則聚之庠序學校。授以詩書六藝。使究切於三才萬物之理。而漸摩於師友者。常數十年。故深者能自得其性命。而颺流餘燄之發於文辭者。亦充實光輝。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漢之文。終武帝之世而衰。雖有能者。氣象蘊然。蓋周人遺學。老師宿儒之所傳。至是而掃地盡矣。自是以降。古文之學。每數百年而一興。唐宋所傳諸家是也。漢之東。宋之南。其學者專爲訓詁。故義理明而文章則不能兼勝焉。而其尤衰。則在有明之世。蓋唐宋之學者。雖逐於詩賦論策之末。然所取尙博。故一旦去爲古文。而力猶可藉也。明之世。一於五經四子之書。其號則正矣。而人占一經。自少而壯。英華果銳之氣。皆蔽於時文。而後用其餘以涉於古。則其不能自樹立也宜矣。由是觀之。文章之盛衰。一視乎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各有由然。而非以時代爲升降也。夫自周之衰。以至於唐。學蕪而道塞。近千歲矣。及昌黎韓子出。遂以掩迹秦漢。而繼武於周人。其務學屬文之方。具於其書者。可按驗也。然則今之人苟能學韓子之學。安在不能爲韓子之文哉。吾同姓在淳安者曰文翰。以時文名天下。其於三代兩漢之書。童而習焉。及成進士。則一以爲古文。其仕也。始出而顛人皆惜其年力之盛強。吾獨謂天將開之。而使有得於古也。其前之學有可藉。而後之爲時也寬。聞吾言可以速歸而從所務矣。

贈李立侯序

書傳所記奮迹自己而立功名者衆矣。而德與言則常有祖若父淵源之自焉。其無可徵者。或緒遠而迹微。於世無傳焉耳。而可徵者十常六七。非獨道術之所漸然也。其得於天。清明秀傑之氣。實有以類相衍。而非衆人所得同者。余游好中。資材可與學古。而望其有立於德與言者。僅得數人。而幾於成者蓋寡。其語人皆曰。吾爲境困也。時相迫也。而悔而自責。未嘗不曰。志之不固焉。夫功必有所待而後成。若德與言。則根於心。達於學。而與時偕行者也。何境之能奪哉。吾晚交得李君立侯。相國安溪公之孫也。氣清而識明。甫踰冠。於古人之學。已見其端倪。相國德業於時爲卓。而經義則爭先於前儒。立侯實朝夕承學。又其時則寬然也。其境則泰然也。然則天之所厚。而所就終遠過於吾儕者。舍立侯其誰望與。抑余昔所交數君子。其資材與學所已至。皆概乎能有立者也。彼年如立侯時。自命何如哉。而或終以無成。或少有得而不能盡其才。卽余亦未嘗不爲之惜也。故於立侯之歸也。爲道諸君子之所悔。以贈其行。

送李雨蒼序

永城李雨蒼。力學治古文。自諸經而外。徧觀周秦以來之作者。而慎取焉。凡無益於世教人心政法者。文雖工弗列也。言當矣。猶必其人之可。故雖揚雄氏無所錄。而過以余之文次焉。余故與雨蒼之弟畏蒼交。雨蒼私論並世之文。舍余無所可。而守選踰年。不因其弟以通也。雍正六年。以建甯守承事來京師。又踰年。終不相聞。余因是意其爲人。必篤自信而不苟以悅人者。乃不介而過之。一見如故舊。得余周官之說。

時輟其所事而手錄焉。以行之速。繼見之難。固乞余言。余惟古之爲交也。將以求益也。雨蒼欲余之有以益也。其何以益余乎。古之治道術者。所學異則相爲蔽。而不見其是。所學同則相爲蔽。而不見其非。吾願雨蒼好余文。而毋匿其非也。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爲書。雨蒼服官。雖歷歷著聲績。然爲天子守大邦。疆域千里。昧爽盥沐。質明而蒞事。臨民一動一言。皆世教人心政法所由興壞也。一念之不周。一物之不應。則所學爲之虧矣。君其併心於所事。而於文則暫輟可也。

送鍾勵暇甯親宿遷序

古之爲交也。粗者責善。而精者輔仁。至於爵位之相先。患難之相死。抑末也。鍾君勵暇。始冠。余見之。其師所。其後時往還。而徒視以衆人。舒君子展者。勵暇之友。亦余所善也。雍正丙午。子展有憂。勵暇急之。遂視其病。因治其喪。自杪冬涉三月上旬。迫試期不輟。是年成進士。以家事畱京師。會選期不就。衆以爲疑。曰。吾二親皆近六十。假而官蜀粵滇黔。將若之何。噫。勵暇之情。人人之情也。然吾未見人之數數然也。叩其所學。則誦易詩書。治三傳。旁及屈氏莊氏之文。有年所矣。嗚呼。其前行蓋基於此乎。因與考三禮。而講以所聞。其家事畢。以未竟余說。畱者復數月。庚戌九月。將甯親於宿遷。乃正告之曰。君子之爲學也。將以成身。而備天下國家之用也。匪是則先王之教不及焉。若以載籍自潤澤。而號爲文儒。則秦漢以降始有之。是謂好文。非務學也。君子之立身也。非比類不足以成其行。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學也者。務一之。

也。其事必始於慎獨，而終於獨立不懼，邈世無悶，匪是而能一之者鮮矣。凡子之所已能，皆學者之疏節也。繼自今，其事乃日起，而蹈之益難。子往矣，繼自今，不學之友，日誑誘於外，而妻子交誑於中，吾懼子之有基而復壞也。吾病且衰，將不復見子矣。願子時誦吾言，而勿自墮其力也。

送張又渠守揚州序

儀封張清恪公廉察江蘇，始至，未受印篆，謁制府，卽迴車過余。余固辭不獲命，公入曰：吾聞子有年，迫欲相見，一論學耳。余謝曰：某未知學，但聞守官之大戒二，其一義利也。公於此旣嚼然而不滓矣。進乎此，則利害非知命而不惑者，不能毋搖。公喜曰：吾固知子之論學必篤也。及公自閩移撫江蘇，首劾制府噶禮，人皆爲公危，而先帝卒直公而黜制府。方公與制府相持，會余以南山集牽連赴詔獄，制府遂劾公，久閉余於官舍，不知所著何書，而先帝之矜余，實自此始。用此知人生稟命，各有所錯，其惑於利害者，徒自毀其德義，而於利害之定分，實無毫末加損也。及余蒙恩赦宥，而公亦內召，相見於京師，述前言爲忻暢者久之。公有良子曰又渠，余未得見，已聞其名字於鄉人，及爲戶部員外，未數月，粵東援恩詔，請免宿逋數萬，同官皆難之，君力爭，自復於長官，獲免。粵西四川滇黔皆賴焉。由是知名，尋擢正郎，踰年，特簡出守揚州，將行，乞言於余，余謂君於茲行，有所易亦有所難。昔武侯之德在蜀，子瞻嗣焉，蜀有善政，衆必歸美於瞻，今君所治，卽先公所撫之士民也。未言而民先信之，令出而民爭趨之，事半而功倍，此其所以易也。然

少不如公。則邦人之責望。必過於他守。君早歲見知聖天子。公卿交薦。異日名位之與先公並。不足爲君期也。所難者。德義之繼承耳。義利之介。余知君必無愧焉。其進乎此。亦惟前所以告公者而已。君既有意於余言。則余將拭目而觀君之始政矣。

送黃玉圃巡按臺灣序

康熙六十年夏四月。朱一桂構亂臺灣。殺總兵官。據其城。監司郡縣吏並逃散。賴天子廟算。秋七月。叛者悉得。臺灣平。其冬。命擇臺臣廉靜有才識者。往巡視。而余同年友黃君玉圃。實承命以行。余聞臺灣之將有反側也。閩人及宦遊行賈者。知之垂二十年矣。蓋其地踔絕海中。民不火食。自混關未通外人。切亡。鄭芝龍始入據之。入國朝四十年。然後鄭氏歸命。置郡遣吏。農桑肇興。沃壤千里。百產豐饒。而土人愚慙。恆悻。浮寓姦民。因得巧法承賦於有司。而私其土役。其人農收畜產。毫髮不得自專。甚者蹂雜其妻子。而吏陰利姦民之奉。漫不警省。思亂者十室而九。故一二姦民。煽數十百人。遂戕大帥。謀拒王師。蓋陰恃土人深怨。以爲一旦可竊據也。初。鄭氏既覆。有謂此土宜棄而不守者。不知方其未闢。於中國誠不足爲有無。今則民衆百萬。粟支十年。屹然爲海疆重地。與閩浙江南沿海諸鎮相應接。則島夷洋盜。不敢萌窺伺。內地逋亡者。無所伏隱。而菽粟百貨。歲溢於泉漳。苟不能守。則害亦視此。故天子加意撫循。凡監司守令。必使大府任舉屬吏。才實顯著者。始調移之。而大府所任。率平時善事其左右。興作採辦。爭先於羣吏者。是

以民重困而上不知。不至於爲國生患不止也。夫粵東閩滇。今之吏所號爲沃區也。而民困於無告。視瘠土有甚焉。又功令。凡邊塞山海要地。吏雖已除。大府得易置其所任舉。果有異於臺灣之羣吏乎。由是觀之。法雖良。付之非人。其不能究宣天子之德意。而毒民以病國者。可勝道哉。君廉能夙著於吏部。及臺中。其能綏靖此邦。已爲衆所豫信。然詩有之。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凡此類皆可因使事而歸告也。於其行也。言以要之。

再送余西麓南歸序

雍正八年。議開博學鴻辭科。詔閣部院司府寺三品以上。暨直省督撫學臣。舉學與行兼者。諸公多叩余以所舉。余應之曰。稱此者實難。而辨所應舉則易。夫行必有迹。學與辭尤藝之外。操而與衆共之者。非若德蘊於心。或深潛而不易識也。然必鄉國莫不知。天下莫不聞。然後舉者無忤。在人無疑。是則匪易耳。因自計執友之存者。淮南昌龔。纓孝水。歙縣余華瑞。西麓。遊好之久者。則嘉善柯煜。南陔。淳安方棨。如文翰。乃以四人者。汜詢於羣公。皆曰。是誠無忤矣。或曰。其學與行信稱矣。而舉者則非宜。文翰前挂吏議。例不得與於斯。其三人皆就耄矣。徵之不能至。至矣能入試哉。余曰。雖然。使士知實至而名必附。無忤而志自通。於風教亦小補焉。及檄下。則南陔疾已亟矣。喟然曰。方君此舉。使海內窮士聞之。一嗚咽耳。孝水亦病不能行。而西麓以乾隆元年孟秋至。余曰。子尙能卽事邪。曰。吾腕不勝書數年矣。固以請。而有地治者難。

之戚友致道齋。念明天子方興聖治。吾扶杖天衢。以觀德教。且得與衰殘執友。講問逾時而歸。此行豈虛也哉。衆試畢。余告二相國。將舉君爲太學六館師。兼纂一統志。二相國以爲宜。而西麓決意治行。曰。吾始願已畢矣。子視吾年力。尙能有立邪。將以爲名乎。抑有所利之也。西麓孝友文學。爲鄉國所衆信久矣。茲行也。又以見君臣朋友之義。進退辭受之衡。故詳敘之。以贈其行。

贈宋西廡序

雍正壬子春。余道逢相識人。甫下車。適有過而與言者。叩之。則亡友之子宋華金西廡也。接其語。觀其詩。久而益有意於其人。西廡大父冢宰公。及父山言。再世以詩名。余爲諸生。冢宰巡撫江蘇。降爵齒而禮先焉。山言年較長。而視余若其所嚴事者。觀西廡之詩。與其爲人。雖得之性資。抑祖若父淵源之所漸也。余夙有作序之戒。而西廡以爲請。乃誦其所聞。而使自擇焉。先君子有言。自晚周秦漢以來。治文術者。代降而卑。皆以爲氣數使然。非也。古之以文傳者。未或見其詩。以詩鳴者亦然。唐之中葉。始有兼營而並善者。然較其所能。則懸衡而不無俯仰矣。自宋以降。學者之於文術。必偏爲之。夫是以各涉其流。無一能窮源而竟委也。如曰氣數實然。則建安以後之綺麗。有陶潛者出。而渾然元古矣。李白杜甫興於唐。而六朝雜家。盡爲所掩。今子於詩。旣得其徑塗。苟日進而不已。豈惟接武於先人。安知不遂與古人相角逐乎。曩子欲兼治古文。自今以往。無庸也。子之年長矣。少壯之心。知旣役於時文。而今有官守。日力之畱餘者。雖壹

併於詩。猶恐其術之難竟也。而又可兼務乎。若夫植志行身之義。守官制事之方。苟欲稍異於衆人。而自儕於古人。其事更有艱且大者。卽文術可置而勿事也。若尙能兼。則又詩之所藉以增重也。西徂能篤信吾言。他日宦與學皆成。而出其詩以質於世。卽以是弁於簡端可矣。

送雷惕廬歸閩序

余嘗與漳浦蔡聞之。太息生才之難。計數平生朋好。如賓實滄洲。後生中尙未見堅然可信其幾及者。而況古之人乎。聞之曰。吾門雷生。卽後起之賓實也。始生見余於聞之齋中。卽命請業於余。余固辭。而答以儕輩之稱者。凡四三年。至是始受而不辭。乾隆四年冬。其父惕廬至京師。生以告曰。吾父茲來。蓋以察鉉守官之志行。又念漳浦師歿。未知所學於先生者何似也。翼日。君過余。氣肅而容安。語無枝葉。自是益有意於其人。將歸。鉉請曰。吾父願得贈言。以不虛此行。惟鉉亦望先生爲揭父師勸厲之心。以爲此生之銜勒也。昔曾子論大孝尊親。其實在國人稱願。以爲君子之子。是謂成其親之名。以俗觀之。則君之所以教與鉉之所以承者。已足爲鄉人所稱願矣。然欲得此於海內之士君子。則必重自砥礪。要以終身而後可定焉。至百世以下。使人推原於所生。必曠世一見之人。振古以來。可指數也。由是言之。鉉將無負於余。與聞之之所期。則如賓實諸君子而可矣。欲盡尊親之道。而遠希曾子之所云。則其事蓋未有終極也。君家閩粵。竟世爲諸生。潛德隱行。余無從而得之。凡爲人子者。莫不欲歸美於其親。鉉所稱亦未可徵引。第君

之來也。將以察鉉守官之志行。則所以自檢其身者必嚴矣。以余爲羣士所背馳。而獨信予言之無棄。則其胸中必確乎有主。而不隨時爲俯仰。卽此可以定鉉之祈嚮矣。故於其歸也。遂見於文。俾其鄉人及海內士君子。異日皆有考於余言。

送官庶常覲省序

始子叩吾廬。欲爲弟子。而吾辭之堅。非相外也。計將爲講誦之師。則衰疾多事。無日力以副所求。將有進於是者。則吾身之無有。而又何師焉。及再三云。則不復辭。以窺子之心神。若誠有志於謀道者。吾身雖不逮。儻誦其所聞而得能者。吾志猶有寄焉。古人之教且學也。內以事其身心。而外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二者皆人道之實也。自記誦詞章之學興。而二者爲之虛矣。自科舉之學興。而記誦詞章亦益陋矣。蓋自束髮受書。固曰。微科舉。吾無事於學也。故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科舉之知。及其旣得。則以爲學之事終。而自是可以慰吾學之勤。享吾學之報矣。嗚呼。學至於此。而世安得不以儒爲詬病乎。今子得館選。未數月而告歸省母。是子知學以得身。而識所祈嚮也。雖然。所以務學之根源。辨之尤不可以不審。將以爲名。則自致於父母兄弟者。皆以見美於人。而賊吾之本心。將以旣其實。則所以備天下國家之用者。皆吾性命之理。而不可以苟遺也。自省自克於二者之間。而防其心之偷。乃百行之源。學者之始事也。子之歸也。果能專篤以厲所學。深固以植其行。俾泉漳之閒後起者以爲表的。則吾與子之爲師爲弟子。所關不細。

若曰。吾既有所得。以爲親榮。可以優游而卒歲矣。則皇皇焉欲自得師。義焉取哉。吾平生非久故相親者。未嘗假以文。懼吾言之不實也。而特表子王父之墓。蓋粗得其略於所治武強之士民。又將慊子之志。而因以相砥淬耳。然記不云乎。大孝尊親。使國人稱願。然曰。委哉有子如此。是乃君子之所謂孝也。子能用吾之言以成其身。則所以樂其親而榮其祖者大矣。於其歸也。申以勸之。

送吳東巖序

康熙乙未仲春。吾友東巖南歸。過余爲別。將行。曰。子不能歸。吾不能復來。茲爲永訣矣。因相持噉然而哭。不能自抑也。憶癸酉丙子閒。余試京兆。則聞世胄以學行重明齒者三人。曰歙縣吳東巖。山陽劉紫函。寶應喬介于。而三人者。皆與余一見如舊識。紫函介于。號爲能時文。而東巖兼治古文。或謂古之道不宜於時。東巖弗顧也。每榜後羣士。舉積學而上壅者。與苟得者。相提而論。以病有司之枉。此三人必在所計數。然其後二十餘年。更八九舉。而卒無一得者焉。丙子後。介于招余授經於寶應。因往來淮揚閒。而東巖適授經於廣陵。故余中歲與三人者相見日爲多。自余遭難。介于省余於金陵。及出刑部獄。復再至京師。而東巖亦至。回思少壯游從燕市時。不獨二君子以憐余。而余亦以憐二君子。介于之歸也。余儻然若無所依。而今東巖復長往。將何以處余乎。東巖歸。將道淮以至於揚。其以余之狀語紫函。而爲叩介于。尙能北來以慰余之索居否也。

贈石仲子序

東村山人幼遭疾弱足而志甚偉。有二子。並英特。其長子爲諸生。余見其試牘。謂當早遇。尋成進士。入翰林有聲。仲子八歲。能舉巨石。重三鈞。將冠。與虎士搏。可仆四三人。山人欲余爲文以勸之。而未暇也。余南歸。踰年。以書來告曰。次兒得沒人之術。能舍舟楫而越江河矣。又踰年來告曰。近使受書補幼學。蓋山人自大父以來。皆官禁闈。階崇祿厚。故身雖不仕。常望其子輸力竭忠。而赫然有所樹立也。往者。余以衰殘。荷世宗憲皇帝。暨今上。摻揚。俾贊閣部。教習庶常。竊慮辭章聲律。未足以陶鑄人材。轉跼其志氣。使日趨於卑小。欲倣朱子學校貢舉議。分詩書易春秋三禮爲三科。而以通鑑通考大學衍義附之。詩書易附以禮。附以文。獻通考。以疑義課試。當路者多見謂迂遠。不近於人情。惟高安朱可亭。江陰楊賓實。所見與余同。久之。亦以遠衆難行。止余。余猶欲發其端。乃奏河北五路及邊方人。不諳聲律。宜專治經史。果格於衆議。乃私擇其有所祈嚮者。喻以宜取幼所熟四書語。反之於身。以驗其然否。三分日力。以其一討論通鑑中古事。每相見。必舉古人處變而得機宜。遭危而必伸其志者。以警發之。山人之長子。爲庶常時。聞之有素矣。今仲子學書。舍此亦無可置力者。夫陸行不避咒虎。水行不避蛟鼉。極所能。不過偏裨之壯猛者耳。具大將之才識。而一歸於忠孝。非深究古今事物之變。而概乎有聞於道者。不能。果能不誤於所趨。庶其終有立乎。若專恃藝勇。或假學誦爲進取之資。則山人本所以教者。豈爲此哉。遂序之以報山人。當有

味於余言。

贈介菴上人序

佛之徒而儒行者曰介菴。雲南昆明人。從其本師蘭谷至京師。蘭谷閉門學易。絕人事者十餘年。獨時就余講問經義。介菴侍側。其意所向。無纖微不先得者。余嘗就其溷匱。修潔如小齋。叩所以。則下通水流。躬盪滌。日日而新之。蘭谷之卒也。以腹疾困牀褥。無晷刻之甯。凡五旬有七日。介菴面若非人。期年之後。深墨之色始少變。而未復其常。余自反所以奉吾親。不能如是之誠壹也。蘭谷之書。歲時必易稿。介菴隨手錄所增芟。皆能默識。雞鳴而起。端誦尙書毛詩莊屈左馬之文。夜分不輟。而拚掃炊烹以事其師者。細大無遺。余學於父兄。未嘗有師。而承師務學如是其篤專者。所見亦甚罕也。嘗勸介菴宜畜髮反爲儒。喟然曰。吾師早見及此矣。某始冠。予千金。命之淮南。定居於其鄉。蘭谷如舉人。雍髮于雲南。立室家。爲視先人家墓。曰。吾已自誤。不可更誤人。時某以師年已至。不忍離。今長矣。懼以家自累。而學與行終無所成。爲天下笑。且某豈有兄弟之子。以續吾宗。此身得寬然天壤間。百事不問。而獨從所好。苟再誤。悔其可追。介菴楷隸書。數十年。少倫比。鑄篆爲時所珍。其持身交友。遠於流俗者。非一端。而余獨標其志行。以覺吾子姓。兼示儒衣冠。號爲孔氏之徒。而行則背之者。

壽序

高素侯先生四十壽序

苞聞古之學術道者。將以成其身也。孔子語曾子。所謂大孝尊親者。使國人稱願。皆曰君子之子也。自科舉之法行。士登甲科。則父母國人皆曰其名成矣。所謂顯揚莫大於是矣。人心蔽陷於此者。蓋千有餘年。吾師宛平高公。少時遭家震愆。太公倅某縣。以事戍黑龍江。世父命公守市肆。公且市且讀書。卒成進士。入翰林。上書求代戍。詣通政司都察院。皆不能達。會贖罪例開。乃涕泣告請於師友。卒贖。太公以歸。祖母段太孺人年九十。母子重見。又六年始考終。及公視學江南。太公太母猶逮養。都人士莫不歎羨。自世俗言之。則公之名既成。卽君子觀之。事父母亦可謂能竭其力者矣。然余觀北宋丞相富公。節義功烈。與韓魏公相匹。而眉山蘇洵。上書謂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今公爲文學侍從之官。嘗主鄉試。視學政。不失士心。亦守官者之常。余居門下數年。竊懼公循致高位。而碌碌無所成也。康熙壬申。公自翰林改官京卿。會強仕之期。故舉蘇洵告富公者以爲壽。

張母吳孺人七十壽序

以文爲壽。明之人始有之。然其知體要者。尙能擇其人之可而不妄爲。而壽其親者。亦必擇其人之可而後往求。今之人則不然。其所求必時之顯人。而其文則傭之村師幕賓。無擇也。其所稱則男女之美行皆備。而不可缺一焉。而族姻子姓之瑣瑣者。並著於篇。夫古之良史。其紀事也。直而辨。簡而不汙。雖帝王將

相豪傑賢人所著。多者不過數事。而況鄉曲之人。閨中之女婦乎。言孝者稱舜與曾閔。非他。聖賢之不必然也。人之行或遭變以抵其極。而稱人者必舉其尤以見異也。且古人之事其親。可以致隆者無弗致也。而善與惡則不敢誣。惡之可掩者。掩之而已。其身所絕無之善。則不敢虛加焉。古人之於友。求無不應也。而稱其善以著於後。則不敢過。蓋以善之未有者。虛加於親。則爲不誠。於其親稱人之善而過其實。則其文無以信。今而傳後。非知道之深。豈能無惑於此與。張君自超。余所兄事也。太夫人七十。命子以文。叩所以爲文者。而張君曰。吾母之壯也。事皆聽於吾父。既老而吾長焉。皆女婦之常耳。獨不喜吾應舉求仕。此吾所以無汲汲于進之心也。噫。張君非事親之誠。知道之深。而能爲是言與。卽夫人之賢可知矣。古之遭變而見稱者。非其人之願也。當其常則務道之盡。而無爲名焉。周之初。后夫人之德著於詩者。皆女婦之常也。其所以傳者。蓋將用之閨門鄉黨邦國。以化天下而爲聲教焉。虞夏以前。女婦之賢聖者衆矣。豈是之不能盡與。而無傳焉者。務道之盡而無爲名也。夫人處常而不務爲名。卽道之盡可知矣。所不喜於張君者。以道之盡責張君也。張君歸誦吾言。以稱觴於堂。吾知夫人必忻然而樂也。

李母馬孺人八十壽序

自周以前。女婦之傳者多以德。秦漢以後。多以節與才。而最垂者。莫若以子之賢。古之時。女教修明。婦人之有德者衆矣。而易詩書春秋所稱。非后夫人則帝王公侯之女婦也。然則有德而無聞焉者多矣。其以

節與才顯。必所遭有大不垂者。然自北宋以後。十室之邑。著貞烈者。必有數人焉。其鄉里之人。有稍遠而不知其名氏者矣。而以子之賢傳者。炳然可計數也。然則爲人子而能以其母傳。尤孝之大者與。抑吾觀自古才知功名之士。其父母不必盡賢者有之矣。而學士眞儒。不獨父多賢。母亦多賢。以世所聞類所不聞。概乎其不爽也。豈非氣稟之相承。實與夫雜糅者異與。燕之南有賢人焉。曰李塋。剛主。其父孝愨先生。與博野顏習齋。號北方之學者。其生母馬孺人。孝愨之側室也。事嫡如母。嫡馬孺人愛之如同生。孝愨之母。倚之過於羣子婦。始吾見塋之賢。而委其能以孺人顯也。及悉於孺人之事。而後知孺人之賢。實有以啟塋焉。塋所學非一世之業也。孺人之賢。蓋將歷久彌彰。而爲後世所計數焉。以視夫凡婦人之壽考者。異矣。歲秋八月。孺人八十。塋來乞言。因稱此爲孺人壽。而又以使塋益自厲也。

胡母潘夫人七十壽序

吾友胡君錫參。於其母潘夫人六十時。請余文。述其志節。與教諸孤者。以壽。余曰。非古也。有暇。則傳以詳之。丁酉春。錫參北試京兆。曰。以吾母教余兄弟之勤。終不能不倦倦於此。故承命以來。其秋果得舉。冬十有二月。請余曰。獻歲正月。吾母七十矣。將使仲弟西章歸爲壽。子姑以一言先之。可乎。余觀書傳所記。富貴顯榮之人。其生也。不擇其世者有之矣。若賢人君子。則非獨其世隆也。亦兼稟於母德焉。自吾與錫參遊。而意其將爲賢人也。及詳其先世。及母夫人之志節。而益信其終有立也。然錫參近五十矣。其學與行。

置之衆人之中。雖有異焉。而迫於羈窮。不能直推而前。以躡古人之迹者多矣。夫人之以科目望錫參。蓋父若祖及胡氏之先。皆自於此。故結於習見。而不能不以此爲重也。今錫參既有得焉。以慰其親。斯足矣。若假道於此。以求爲富貴顯榮之人。則夫人前之所以教者。豈其然哉。繼自今。錫參舍是而務其遠者大者。則其無曠先緒。而顯夫人之志節。有什百於此者矣。西章歸。其稱是以爲壽。

蔣母七十壽序

康熙五十二年七月。余在塞垣。友人蔣錫震。自京師以書來曰。吾母七十矣。吾少孤家貧。母撫且教。以至於今。艱難可無述而知也。子爲文以壽。可乎。余少讀戴記。見先王制禮。所以致厚于妻者。視諸父昆弟。而每隆焉。疑而不解也。旣長受室。然後知父母之安否。家人之睽睦實由之。又見戚黨閒。或遭大故。遺孤襁褓。其宗祀與家聲。皆係于女子之一身。而諸父昆弟。有不可如何者。然後知先王制禮。乃述天理以示人。而非世俗之淺意所可測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是三者。賢人君子之所難。乃委巷之女子。一入室而義當以此責之。其責之也專以嚴。則禮之敢不重歟。夫婦人尙志節。固已。而立孤尤難。能食之而不能教。非所謂可託也。又或焚獨無依。則紀衣食。持門戶。其難有過于寄百里之命者。若太夫人於蔣氏。信可謂艱貞而無負於寄託矣。以余所見。婦人著志節者。賦命多蹇。子姓成立者希。蓋造物者旣以節顯其身。他福祥或不能兼與。而太夫人獲天佑。康甯壽考。錫震成進士。從

容色養。鄉里傳爲美談。閨門之內。聞而興感。於女教所關不細。因書遺錫震。以慰其親。且使衆著于先王之禮意焉。

汪孺人六十壽序

昔聖人之制夫婦之禮也。其合離厚薄。一視其所以事父母而已。之私不與焉。故婦順成內和而家理。以衆人觀之。事淺而情暱。莫如夫婦之居室矣。而婚禮之樂歌。曰德音來括。又曰令德來教。其卒章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君子所望于賢師友而不可必得者。而以責于始入室之婦人。詩人豈故迂其義哉。蓋不如此。不足以盡夫婦之理。而爲人倫之極也。杖杜之三章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男女睽隔。不自言其傷。而獨以憂其舅姑爲大感。女子之志行若此。豈非所謂高山之可仰。景行之可行者與。吾友曹晉袁。少孤貧。客遊授經。以養其母。近三十年。其妻汪孺人。能喻其志。曲折致忠養。不異于晉袁。而太夫人以忘其憂。晉袁兄弟七人。皆同居。有得于外。孤者嫠者。先取足焉。孺人布衣糲食。常不充。晉袁閒語孺人曰。吾久客。雖以養。顧亦使嫠知有夫者。常獨居無懊恨耳。孺人自是恩禮有加。而嫠者以忘其苦。太夫人之終也。晉袁適遠遊。孺人久弱足。匍匐在視。太夫人執其手大號痛。哀動左右。晉袁性剛直。治家素嚴。于妻子淡如也。至是感孺人誠孝。相敬愛。老而彌篤。蓋晉袁之刑于妻。與孺人之順于姑。而宜其家人者。按之古者夫婦之禮。可謂合矣。己亥季夏。孺人六十。其子恆占。將請余文。歸壽其母。而晉袁數止之。蓋知余之艱于

文尤病以文爲壽之非古也。而其子卒固以請。余嘉孺人之行。幾近于詩人之所云。而傳其事。將有裨于女教。于是乎書。

望溪先生文集卷八

傳

孫徵君傳

孫奇逢字啟泰號鍾元北直容城人也少儻好奇節而內行篤修負經世之略常欲赫然著功烈而不可強以仕年十七舉萬歷二十八年順天鄉試先是高攀龍顧憲成講學東林海內士大夫立名義者多附焉及天啟初逆奄魏忠賢得政叨穢者爭出其門而目東林諸君子爲黨由是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繆昌期次第死廠獄禍及親黨而奇逢獨與定興鹿正張果中傾身爲之諸公卒賴以歸骨世所傳范陽三烈士也方是時孫承宗以大學士兼兵部尙書經略薊遼奇逢之友歸安茅元儀及鹿正之子善繼皆在幕府奇逢密上書承宗承宗以軍事疏請入見忠賢大懼繞御牀而泣以嚴旨遏承宗於中途而世以此益高奇逢之義臺垣及巡撫交薦屢徵不起承宗欲疏請以職方起贊軍事使元儀先之奇逢亦不應也其後畿內盜賊數駭容城危困乃攜家入易州五公山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百家奇逢爲教條部署守禦而絃歌不輟入國朝以國子祭酒徵有司敦趣卒固辭移居新安旣而渡河止蘇門百泉水部郎馬光裕奉以夏峯田廬遂率子弟躬耕四方來學願畱者亦授田使耕所居遂成聚奇逢始與鹿善

繼講學。以象山陽明爲宗。及晚年。乃更和通朱子之說。其治身務自刻砥。執親之喪。率兄弟廬墓側。凡六年。人無賢愚。苟問學。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其與人無町畦。雖武夫悍卒。工商隸圉。野夫牧豎。必以誠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人無忌嫉者。方楊左在難。衆皆爲奇逢危。而忠賢左右。皆近畿人。夙重奇逢。實行無不陰爲之地者。鼎革後。諸公必欲強起奇逢。平涼胡廷佐曰。人各有志。彼自樂處隱。就閑。何故必令與吾儕一轍乎。居夏峯二十有五年。卒。年九十有二。河南北學者。歲時奉祀百泉書院。而容城與劉因。楊繼盛同祀。保定與孫文正承宗。鹿忠節善繼。並祀學宮。天下知與不知。皆稱曰夏峯先生。贊曰。先兄百川。聞之夏峯之學者。徵君嘗語人曰。吾始自分與楊左諸賢同命。及涉亂離。可以犯死者數矣。而終無恙。是以學貴知命而不惑也。徵君論學之書甚具。其實行。學者譜焉。茲故不論。而獨著其瑩瑩大者。方高陽孫少師以軍事相屬。先生力辭不就。衆皆惜之。而少師再用再黜。訖無成功。易所謂介于石不終日者。其殆庶幾邪。

白雲先生傳

張怡。字璠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會毛文龍將卒反。誘執巡撫孫元化。可大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者舊。多立名義。以文

術相高。惟吳中徐昭發、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尚有楮墨流傳人間。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與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而市二甕，下棺則并藏焉。卒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夙市良材爲具棺槨，疾將革，聞而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含殮，雖改葬，親身之棹弗能易也。吾忍乎！顧視從孫某，趣易棺，定附身衾衣，乃卒。時先君子適歸皖桐，反則已渴葬矣。或曰：書已入壙，或曰：經說有貳，尙存其家。乾隆三年，詔修三禮，求遺書，其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繕寫，久之未就。先生之書，余心嚮之，而懼其無傳也久矣。委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得一寓目焉。故并著於篇，俾鄉之後進有所感發，守藏而傳布之，毋使遂沈沒也。

四君子傳 并序

余弱冠從先兄百川求友，得邑子同寓金陵者，曰劉古塘。於高淳得張彝歎，歸試於皖，得古塘之兄北固，於宿松得朱字綠，辛未遊京師，得四人，曰宛平王崑繩，無錫劉言潔，青陽徐詒孫，其志趨之近者，則古塘、彝歎、言潔、詒孫也。術業之近者，則崑繩、字綠、北固也。余平生昵好，志趨術業之近，與諸君子比者有矣。然其年或先後生於余，而自有其儕，或年相若，而交期則後，惟諸君子同時並出，而爲交皆久且深，故世莫不聞。癸巳春，余出刑部獄，信宿金壇，王若霖寓齋，若霖曰：吾與諸公，每私議南士之相引爲曹，而發名於

世者其朋有三焉。行修而學殖者。莫如子之徒。其遇之窮。而無一得其所者。亦莫如子之徒也。因屈指死者七人。皆質志也。存者三人。則余罹於罰。古塘中歲遭无妄之災。病且聾。孳歎老而無子。相與痛惜者久之。後四年丁酉秋。偶憶其言。作四君子傳。先兄之歿也。余既爲誌銘。詒孫北。固有哀辭。字綠有墓表。故弗更著焉。

王源字崑繩。世爲直隸宛平人。父某。明錦衣衛指揮。明亡。流轉江淮。寓高郵。源少從其父。喜任俠言兵。少長。從甯都魏叔子學古文。性豪邁。不可羈束。於並世人視之蔑如也。雖古人亦然。所心慕獨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於文章自謂左。王明太史公韓退之外。無肯北面者。年四十餘。以家貧父老。始遊京師。備筆墨。貴人富家。多病其不習時文。笑曰。是尙需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舉京兆第四人。曰。吾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源以貧無資。不能不託跡諸公閒。而常以自鄙。未肯降辭色。或極飲大醉。嘲謔罵譏。中其所忌諱。諸公用此。陽體貌之。而陰擯焉。源雖好氣。與世參商。然內行篤修。其兄死。旬歲中。貌若非人。以余所見。居兄弟之喪。顏色稱其情者。獨源與山陽劉永禎兩人而已。其於人。果有善。未嘗不降心。晚年與蠡縣李塋遊。大悅之。遂與師事。博野顏習齋學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然自負經世之略。益堅。每曰。吾所學。乃今始可見之。行事非虛言也。始源慨不快意。五十後。葬其親。遂棄妻子。爲汗漫之遊。至名山廣壑。輒淹畱蹠時。忽復他往。見人不自道姓名。逾六十復歸。往來金陵淮揚閒。客死山陽。惟兄之甥蔣衡視舍。

歿卒之夕。神色傲然。無一語及家事。其古文既刻者。世多有。所著易傳十卷。平書二卷。兵論二卷。及未刻古文。藏於家。

劉齊。字言潔。無錫人。康熙丙寅。以選貢入太學。方是時。崑山徐尙書乾學。方以收召後進爲己任。而爲祭酒司業者。多出其門。海內之士。有爲尙書所可者。其名輒重於太學。有爲太學所推者。則舉京兆進於禮部。猶歷階而升。鮮有不至者。惟齊與其友三數人。閉門修業。孤立行己意。躡而不悔。其後石門吳涵爲司業。重其學。延致於家。聲譽赫然。公卿間。太學嘗取高第教習官學生。齊與焉。期滿。例錄敍於吏部。授縣令者十之八。爲正途。授州佐者十之二。爲冗雜。且底滯無選期。自徐尙書罷歸。公卿多欲以收召後進爲名者。而某爲少宰。自謂起荒陬至大僚。尤欲擅風雅之譽。使人禮先於齊。曰。吾久知君。可來見。必爲選首。齊謝不往。某銜之。係籍州佐。某由是叢詬訕。而齊望益高。或曰。將飛者縮翼。君自是舉京兆。升禮部。益可必矣。齊聞。卽日趣裝歸。歸數年。竟卒。年四十有七。齊性沈毅。與人居。終日溫溫而退。皆嚴憚之。偃臥一室。天下士常想望其風采。旣卒數年。江東十郡之士。上言督學使者。士有無爵與年。而學行可爲表儀者二人。宜祀於鄉。其一齊。其一余亡兄百川也。始徐尙書執權。藉以收召天下士。士爭湊之。惟齊與其友數人。執節不移。久之。此數人爲清議所從出。士之蹇拙自負。而務立名義者。皆宗之。雖布衣。其重若與公卿相踦。自齊歸。其友亦次第歸。太學生雖有潔己自好者。而氣槩不足動人。清議遂由是消委云。

張自超字彛歎高淳人。世居蒼溪。少孤。課耕奉其母。其族故不繁。而親屬凋盡。高祖以下。惟一。身常自憊。視人世所歆羨。泊如也。爲諸生。試必冠其曹。困舉場幾三十年。未嘗有慍色。治古文及詩。所得皆驚邁。而未嘗爭名於時。近五十始登甲科。而不肯試爲吏。性明決。所不爲衆莫能奪。所欲爲雖困不以自悔。其旣升於禮部也。宗伯韓公葵昌言於朝。某宜在上甲。自超踵門曰。某有母病且衰。登上甲。必以館職畱。公當愛人以德。試畢歸。其母果以是秋歿。母疾篤。爲買妾命入側室。泣曰。兒方寸亂矣。雖入室。不能歡合成子姓。天果不絕張氏兒。何患無子。其後終母喪數年。妾終不孕。衆乃歎其知命而不惑也。高淳故湖壩。以圩障水於外。而耕其中。歲大潦。隄潰。居人議撤屋材以塞之。自超有船。直百金。曰。速毀船以板築。隄完。大有年。衆歸其直。終不受。平生未嘗入縣治。歲連祲。死者相籍。一日造縣令。具陳方略。令夙重之。爲設飲。盡召邑富人。富人曰。張君吾邑之望。所蠲助則吾儕視焉。自超遂注籍二百金。諸富人相視大駭。次第注籍。然私料不能猝具也。越數日。自超首納金。諸富人大屈。盡出金爲部署。活邑人幾半。自超有田二百畝。畝六七金。披其半。索直三之一。衆爭購之。故得金速也。晚歲家日落。每取菽麥雜稗稗食之。或遺之財。終不受。鄉人有不善。常畏其知。年逾六十。尙無子。鄉人每聚言。必以爲大感。如凶害之迫於己焉。

劉捷字古塘。先世懷甯人。遷於桐。旣而流寓金陵。其爲行。篤自信而不牽於衆。文亦然。始入江甯縣學。課試必歷其儕。名日起。獨自謂所業弗善也。中歲發憤。究討經史諸子。久之出所爲文。衆弗善。以進於有司。

則擯焉。而私自喜。有與同姓名者。爲江甯學武生。大患鄉里。督學邵嗣堯聞其名而未察也。捷入試。忽命榜筭數十。已而知其誤。乃置其文四等。比郡皆譁。無何。邵以暴疾卒。人皆爲捷快。而捷前後無幾微動於詞色。家甚貧。僦屋窮巷。無一畝之田。以名在天下。諸大府常不遠數千里。以厚幣招之。一語不合。則駕而歸。無能留者。遂甯張公鵬翮。督學江南。招入使院。有故人以夜詣捷。出千金爲其姻家請事。捷曰。吾不意君以此等人視余。其自遠方歸。解裝常得數十百金。族姻故舊環至。視其所急而分給之。隨手盡。俄而窘空。日旰不得食。宴如也。捷故名家子。其祖若宰。明崇禎辛未。及第第一人。同產兄輝祖。康熙庚午鄉試舉第一。及辛卯。捷復舉第一。衆議皆謂宋明科目有三試。皆一者。今獨無有。惟捷可當之。而爲禮部者。獨不喜捷所爲文。磨勘停一科。癸巳秋。特行會試。將赴公車。會其友方苞。以戴名世文集牽連編旗伍。檄有司解送妻子北上。捷曰。吾義不可不偕行。至京師。試期已過。其後病且衰。竟未得一與禮部之試。

左仁傳

戊子冬十月。望後七日。余在桐城。夜坐左秀起齋中。叩其先忠毅公逸事。因歎自古忠臣義士。遭變底節。載在史策。不可勝數。而發揚震動於後人之耳目者。代不數人。蓋其名之顯晦。一視所遇之事大小。以爲差別。而有不可強者焉。至於草野閭巷之人。或志與事幾於聖賢之徒。竟以居下處幽。爲衆人所忽。而其迹遂泯者。蓋不可勝道也。秀起因歎息作而言曰。吾家世居東鄉。某嘗至先人居。就其長老求吾宗之賢。

而世莫之知者。所皆豪有力人。某曰：非此之謂也。曰：然則孰爲賢？曰：凡篤於父母兄弟，化於妻子，信於朋友者，皆是也。衆曰：其然則鄉有愚者，其祖遭惡疾，家人畏其染也，進食飲者皆難之。冬夜足苦寒，愚者曰：我燠之。時年十五，家人不能奪也。如是者六年，果染疾，繼其祖以歿。某徧問之，僅得其世系。蓋忠毅曾孫行，而於某遠兄弟也。幼名仁，字與生，卒無聞焉。嗚呼！當明將亡而逆閹之熾也，如遭惡疾，近者必染焉。忠毅與同難諸君子，皆明知爲身災，獨不忍君父之寒，而甘爲燠足者也。世多以仁之類爲愚，此振古以來國之所以有瘳者鮮與。因書以付秀起，俾列家乘，以示邑之人。

三山林湛傳

國初以嶺表險遠，建三藩王以鎮之。有識者方隱憂，而貧士失職者附之，則高可以釣祿位，次亦不失溫飽。耀重於鄉閭，故爭湊之。而三藩王以前明降將叛卒暴起，乘非所據，貴極富溢。又思以好士樂施，誑誘遠人，而陰以自固。耿精忠襲封靖南王，大以金帛招致文學士。時閩士相推號七才子者，多爲所羅，而尤欲得三山林湛。以精忠母族周中書舍梅與湛久故，稱之尤亟也。屢招不至。一日，忽造門，精忠喜，體貌而延問焉。所對皆不省何語。審問之，再三自申，列終不可通。退而咎相稱引者曰：如斯人，雖富文術，將焉用之。康熙甲寅，吳三桂反，粵閩相應，和精忠閉嶺拒朝命。閩中薦紳里居，及知名士多汚焉，有不至者，幽囚困辱，終無所遁。湛族子鄉貢士煥，迫僞命，薰兩目，僅而得免。而湛翛然授徒山中，以衆知精忠久不屑意。

也。湛久困諸生。亂既平。行遊浙東西。踰齊魯。客燕趙。無所合而歸。平生忼慷好施。雖竟世窮居。而親族孤貧。喪葬婚嫁多倚焉。與弟成之。友愛尤篤。及成之爲靈臺令。使人相迎。則寢疾數月矣。口授次子書。報曰。吾平生爲弟分憂。今弟當分我憂。時問疾者。遶牀謂將以家累屬成之也。旣而曰。治民事上。雖竭精殫慮。猶懼不免。今不事事。而爲人所愚。實遺垂死之兄憂。其後成之卒。以此敗。湛嘗爲水晶宮賦。指斥五代時。僞閩竊據事。將以潛折精忠逆萌。故不惜往見。及見。則口吃語不可通。而口素未嘗吃也。衆皆不識其何。以然。及事定。乃知禍之閉在不失言。而歎其能決幾於俄頃焉。

二山人傳

廬青山人李鏞。遼東鐵嶺人。曾大父如梓。明甯遠伯成梁兄子也。萬歷己未。鐵嶺城陷。死其官。入國朝。三世皆盛貴。伯叔父兄弟。或嗣封爵。都統禁軍。或開府建鉞。布列中外。康熙四十一年。父少司寇蒲陽公卒。時西事方起。議絕漢屯極邊。山人旣練。自請興屯黑河。踰年歸。母卒。再使南河。賜七品冠帶。乃盡以先世產業屬二昆。移家潞河。潛心經史。凡六七年。鄰里未得一識其面。嘗遊盤山。樂其土風。買田廬峰。下構草舍。雜山厖以耕。其尤貧者。授之田。而無所取。疏材果實。與衆共之。其聲遠聞。邦工每採山茗。過廬峰。獨無擾焉。暇時行遊四山。必挈爐炭瓶罌。樵蘇者遙望而知所在。曰。此李山人茶煙也。白山石東村。聞其風而慕之。東村石永甯。世饒於財。祖都圖。爲聖祖親臣。每議公事。不撓於權貴。山人少豪舉。好聲色。狗馬。年三

十始折節讀書。會家事屯邇。時伯兄旣歿。而諸弟皆幼。獨出身當之。家旣落。奉母居郭東。墾墓田以養。盎無斗儲。遇無食者卽罄之。久之。里中有奇裘。咸懼其聞。母兄歿。移家盤山。與廌青遊。每嚴冬大雪。攜手步西潭。以杖叩冰。相視愉怡。見者咸詫而不知其何以然。會功令禁內府人出居近畿。復挈妻子入城。僦屋授經自活。乾隆元年。舉孝廉方正。詣有司。力言弱足難爲儀。衆莫能奪也。廌青舉博學宏詞。及試。亦被絀。廌青之詩。不丐於古。而必求與之並。東村則卽事抒指。翛然有真意。或刻其山居五言律二十首。遂誓不爲詩。盡焚舊稿。曰。吾幼學難補。雖殫心力。所進適至是而止耳。吾忝以悲憂窮感。悔曩者之冥行。今老矣。可更以詹詹者擾吾心曲乎。廌青中年後。以急兄之急。益窶艱。老而無子。自爲生壙。日典衣節食。以養戚屬之窮孤。又以所著舍中集尙史稿未定。矻矻不自休。而東村長子及弟之子。同登甲科。其僚友爲營室廬。少司馬德濟齋。延東村教其兄子輔國公。衆皆謂東村自是可安居。東村曰。吾終不以妻子故。使廌青笑。笑。行當獨身畱盤山。俾有所資以待老也。

孫積生傳

孫永慶。字積生。北直容城人。其大父徵君鍾元同產也。徵君遷河南。兄弟之子多從之。永慶大父及父皆諸生。童穉曾受小學。及從父於河南。躬耒耨。農作甚力。少失母。旣受室。或耕淇源。或耕夏峰。凡五十年。所以養生送死。皆身耕妻陳氏紡績之所致也。古者秀民皆聚於庠序學校。而周公復設司諫之官。巡問觀

察以辨毗庶之能。而可任於國事者。漢氏之隆。孝弟力田。與方正賢良相次。其風蓋依古以來。方徵君講學夏峰。自野夫牧豎。以及鄉曲俠客胥商之族。有就見者。必誘進之。良以天下無不可以學。可以不學之人。而農工胥商。苟能用力於人紀。而盡其職之所當爲。卽是可以謂之學也。永慶晚而生子。曰用果。旣長。聞叩生平所爲。永慶曰。汝欲爲他日狀誌地邪。汝視吾面鰲也。而傳以白柰。觀者笑何。吾老農也。少廢學。碣於墓。存姓字。子孫不迷而已耳。嗚呼。孰謂君而不學也者。斯言也。可以知所蓄矣。用果務學行。其容敏然。與余善。故受其請而錄之。

金陵近支二節婦傳

吾家自五世祖伯通。爲有明四川都使司斷事。死建文之難。爲邑中忠烈之首。鄭太君暨川貞姑。爲節婦貞女之首。三百年宗婦內宗。多尙志節。或附譜牒。或載桐懿。明善公所記邑中孝弟節烈事余嘗欲錄所聞見以續之。而

苦無暇日。及難後。則聞近支在金陵者。有二節婦。一曰王氏。太僕曾孫雲顧之妻。於余爲再從叔母。安義令王君才鼎季女也。年十九。歸於方。夫亡數月。世儻載育。時年二十有二。其明年宗禍作。一曰鄧氏。侍御曾孫求晟之妻。於余爲再從族兄之子婦。其父元基。邑諸生。年二十有四始嫁。四年遵衢生。是冬夫卒。遵衢生於禍作後。乾隆二年。世儻成進士。官戶部主事。叔母就養於京師。予始得見。性方嚴。出語卽斬然。世儻少時教督甚厲。及成立。侍側猶如畏然。乾隆七年。余告歸。遵衢之母。時至吾家。家人云。終日温温寡言。

語對之使人靜以和。叔母以世雋扈從謁祖陵。覃恩誥封宜人。世雋尋入臺。掌河南道。而遵衢栖遲里巷間。鄉人多謂二節婦高行略同。而所遇有豐有嗇。然遵衢頗知砥名行。楷書及繪畫。得侍御遺法。窶艱而志在作善。其世嗣當有能續祖者。凡天之命。或速或淹。而終必同軌。乃道之不變者也。余因念吾宗當震蕩播越時。盡族北徙。或散在遠方。二節母無一隴之植。近支無總小功之親。母家亦窶艱。卽執德能堅。而才不足以紀衣食。持門戶。遺孤不知作何狀矣。居常者不覺。遭危變。然後知婦人擔荷之重如此。先王制禮。妻之喪。居處飲食。視伯叔父昆弟而加隆焉。有以也夫。又自余有聞見。凡入鄉賢。必貴人之父也。舉節孝。必富人之母也。自聖主明章風教。申諭督撫有司。然後山陬海聚。貧窶孤微之節孝不遺。用此二母同時得旌。故因二子請表其母。而並闡先王制禮之意。與今功令之可法後王。匪直於吾宗有耀也。至其拮据以苦身艱辛以課子。乃嫠而貧者之所同。故弗敍列云。

廬江宋氏二貞婦傳

余長女許嫁宋學士嵩南長子嗣葵。甫納徵。余以南山集序牽連被逮。宗禍方興。倉皇危難中。泣涕而歸。於宋氏。越二年癸巳。余蒙聖祖仁皇帝鑒宥。召入南書房。其明年。嗣葵舉於鄉。而學士以督學修城羈燕南。使嗣葵告丐於戚友。客死江西。年二十有五。時康熙五十八年也。學士子二人。次嗣熙。側室汪氏出也。先嗣葵天亡。所聘李氏。翰林院編修丹壑之季女。大學士文定公女孫也。聞夫亡。不欲生。父母知不可奪。

許成其志。始納食飲。屏居小樓。凡十有四年。雍正五年。白其母曰。兒前以年少。恐舅姑不能信。今逾三十。可歸矣。母乃將女至學士家。既見舅姑。從容拜夫次主前。默無聲。其母悲不自禁。貞女曰。兒賴父母明大義。得全餘生。今志已遂。復何憾。宋氏內外宗來觀。及內御者。莫不嗚咽掩涕。其母因病不能興。少閒。貞女請於舅姑。送母還河南。母終。既葬。遂歸宋氏。文定先世居永城。寄籍江南。余始至京師。卽禮先焉。丹壑亦暱就余。家有慶事。必固請共歡燕。其子女余皆於姆褓中見之。時貞女尙未生。其後文定薨。丹壑中道脆促。家人還河南。子姓衰微。名字無聞於士大夫者。而五十年後。乃有貞女爲祖考光。余女在父室。多苦其性執拗。旣嫁。則能順於舅姑。致忠養學士。歿。以冢婦持門戶。遇事多斷行。其鄉人皆曰。方氏非忼直不能立。孤吾女與貞女相親。若同氣。乾隆戊午。吾女歸甯。兼送子鄉試。遭疾死。吾家又數年。其子輝祖暴疾死。學士以後。四世止七歲之孤。貞女復以從祖母撫孤。以養嗣。莖母曹氏。邑人公言於有司。申大府題請。並得旌建坊。學士兄子曙涵從孫學山請籍之。乃合傳。而特詳於貞女。其事爲難也。女也。而並曰貞婦。達其志也。

光節婦傳

馮氏。余女甥也。適光御寵。亦族姊所出。余歸故鄉。喜其學誦之敏。以女甥繼室。光年少氣盛。謂高科臚仕。可探手得。頗以風流豪雋自處。而女甥性慤貌莊。寡言笑。雖爲夫婦。視之漠然也。生一子。尋遠遊。遂客死。

都門始光甥入贅於馮氏。女甥尙未見舅姑。聞喪請歸代夫供子職。姊夫綏萬憐其少失母早寡。光甥無一隴之殖。恐轉累其舅姑。兄子道希欲成其義。約次女長成以妻其子裕。請於余以八十金爲紀米薪。乃以康熙己亥歸桐。時裕方十歲。終舅姑喪。挈子來金陵。入贅於余家。昆孫女亦少失母。婦姑相憐如母子。十年中涕淚差減少。而昆孫女復早夭。無子女。甥復挈子歸桐。依兄公以居。憶吾姊病涉三時。姊夫遠出。女甥年始十有八。家無婢媪。獨身扶持治湯藥。姊夫歸告余曰。空室中惟老母幼子弱女。垂長女勤力。雖稚齒已能代母爲老幼所依。姊夫終年在外。甥榮成童。或嬉遊怠學。女甥必請余至其家。予杖余以雍正元年得假營葬。見女甥於桐。又十有九年告歸。相見於金陵。每見余。悲啼不自禁。蓋其父及同母弟妹無一存者。故念母而不勝其痛也。乾隆六年。公舉節孝得旌。子裕有聲庠序。族姻暨邦人咸曰。微節婦遺孤不知作何狀矣。其兄公紹元以書來。列序其孝德懿行。孚於門內者。皆婦順之常。故略之。女甥名苻。年今五十有九。昆孫女亦篤孝。抱病連年。矻矻爲家計。逮其死。家漸成。衣食無憂。而身不克一日享。女甥尤爲之悲噎。請附錄焉。

二貞婦傳

康熙乙亥。余客涿州。館於滕氏。見僮某。獨自異於羣奴。怪之。主人曰。其母方氏。歛人也。美姿容。自入吾家。卽涕泣請於主婦曰。某良家子。不垂夫無藉。凡役之賤且勞者。不敢避也。但使與男子雜居同役。則不能

一日以生會孺子疾。使在視兼旬。睫不交。所養孺子凡六人。忠勤如始至。自其夫自鬻。卽誓不與同寢處。而夫死。疏食終其身。家人重其義。故於其子亦體貌焉。戊戌秋。天津朱乾御言。里中節婦任氏。年十七。歸符鍾奇。踰歲而鍾奇死。姑楊氏。故孀也。閱六月又死。時任氏僅遺腹一女子。而鍾奇弟妹四人。皆孩提。任氏保抱攜持。爲之母。爲之師。又以其閒修業而息之。凡二十年。各授室有家。而節婦死。族嫗皆曰。亡者而有知也。楊氏可無懟於其死。鍾奇可無憾於其親矣。夫嫠之苦。身以勤家。多爲其子也。自有任氏。而承夫之義。始備焉。婦人委身於夫。而方氏非生絕其夫。不能守其身。以芘其子。是皆遭事之變。而曲得其時義。雖聖賢處此。其道亦無以加焉者也。凡士之安常履順。而自檢其身。與所以施於家者。其事未若二婦人之艱難也。而乃苟於自恕。非所謂失其本心者與。

高烈婦傳

烈婦魏氏。天津縣產灘人。雍正十一年。年十七。歸縣民高爾信。高僦屋官廩東。與宋某同宮。庭宇相望。某妻與烈婦有違言。數構之於其姑。十二年六月。烈婦將歸甯。其母遣從子自銑迎。適高嫗及爾信皆出。某妻走告其姑曰。汝婦與人通。入戶卽探囊金與之。復嗾東西家無藉者數人。闖入交闕。強解自銑衣。脅立借券。不則共證之。烈婦呼銑曰。亟鳴之官。若書券。我卽死。銑暗弱。急求脫。執筆欲書。烈婦望見。卽引刀自剄。衆嚇自銑。且誘之。卒書券。烈婦死。因以券爲徵。有司莫辨也。旣當自銑大辟。而後知其冤。以矜疑繫獄。

乾隆元年赦免。邑之學儒者朱紹夏孫坦爲文以標白之。而致於余。嗚呼。烈婦遭怪變。謂惟死可自明。而卽用其死以成獄辭。徒以銑之券耳。人心之抗敵至此。吁。可畏哉。傳其事以志烈婦之隱愍。且使爲吏者鑑焉。

論曰。古之聽訟獄者。必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世有烏獸行。而能殺身以自明者乎。自古婦人之義。皆以死而彰。魏氏則旣死而猶暗鬱。易曰。日中見沫。又曰。載鬼一車。聖人繫辭以爲世戒。有以也夫。

高節婦傳

節婦段氏。宛平民高位妻也。京師俗早嫁娶。位之死。節婦年十七。有二子矣。高氏無宗親。依兄以居。喪期畢。數喻以更嫁。節婦曰。吾不識兄意何居。吾非難死也。無如二子何。其兄曰。我正無如二子何也。我力食。能長爲妹贍。二甥乎。節婦曰。易耳。自今日卽無累兄。但望毋羞我貧。暇則頻過我。使人知我尙有兄足矣。方是時。節婦嫁時物。僅餘一箱。直二千。取置門外。索半直立售。卽日移居小市板屋中。京師地貴。或作板屋於中衢。婦人貧無依者多僦居。爲市人縫紉。節婦以此爲生。幾二十年。二子長。始能僦屋以居。二子幼時。節婦艱衣食。不能使就學。長子市販。中年歿。次子爲小吏。以罪謫遼左。節婦復撫諸孫。又十餘年。孫裔發憤成進士。贖其父以歸。而節婦年九十矣。節婦性嚴毅。常早起。子婦雖老。終日侍立。不命不敢坐。裔之

母谷氏。性篤孝。雞初鳴。起灑掃。奉匱侍盥。就竈下作羹食。親上之。食畢。然後退。率以爲常。及貴盛。姻黨皆曰。世有太夫人。年七十而執僕婢之役者乎。將公爲節婦言之。谷氏言。若毋言。吾與姑故寒苦。姑習我。非我供事。姑終不適。吾皤然白髮。身無疾。灑掃盥饋以事吾姑。此日可多得邪。節婦以康熙戊辰卒。年九十六。距位之死。七十有九年。始節婦所僦板屋。在珠市西。及孫貴。卜居正當其地。家僮數十。出入呼擁。節婦時指示子孫姻黨。京師之人。亦以爲美談云。

贊曰。吾里中某氏子。兄弟各傭身。兄老。請於主人。求舍之。節衣食以奉焉。而兄卞急。小失意。卽數罵。或奮挺以扶。終無恚色。余嘗謂非獨其弟賢也。而兄固無鄙心也。京師人多以谷氏之事爲難。然以節婦之風義。則子婦之承而化也。曷足異乎。

釋蘭谷傳

釋蘭谷。江南如皋顧氏子也。父國藩。字醉隱。九歲授以學庸語孟。十三授易。及太極圖。尋遭疾。類癩者。捨爲僧。有瘳。冒巢民集諸名士爲詩社。蘭谷與焉。時年十八。平生足迹幾遍天下。東觀滄海。歷齊魯幽燕。南遊吳會。溯江踰嶺。周粵東西。抵昆明。北上太行。遵秦隴。入棧道。下峽窮蜀徼。所至必訪蒼舊。過名山大川。及古聖賢豪傑。高人遺蹟。輒淹留久之。愛昆明山水。諸大府爲建法界寺。遂定居焉。其父母未歿時。遊必有方。聞喪歸殯葬。卽廬墓側。少時曾隨師某入。見聖祖仁皇帝。其後再至京師。特召見。賜詩及御書。遂侍

輦下注楞嚴金剛心經進呈命大學士陳廷敬校勘雲貴總督貝和諾錢版工訖遂請還山既至念其父所授易學未通乃稱疾絕人事而爲之言理數必根於象挹取羣言貫以己意凡十有二年成易說二十卷康熙六十一年冬入賀萬壽節既至而聖祖皇帝已登假乃於城東偏構精舍貯所注經版而以易授其徒數年迹不出戶入其室少長三數人坐立應對進退皆比於禮余素不解浮屠言未識蘭谷之於佛何如也觀其志行術業氣象則儒衣冠者多愧矣故傳其事以告吾儕又以識先帝陶冶衆萬一善不遺作人之化蓋及於方外焉蘭谷名溥晚今雍正六年年六十有七

沛天上人傳

沛天上人名海寬俗姓崔氏直隸易州人爲京師講經大師住持靜默寺寺近宮城聖祖仁皇帝勅建皇子數卽事焉衆以爲榮觀冠蓋往來晨夕無頃暇而上人處之若無事者雖眈隸必使各得其意以去而於王公貴人無加禮余嘗託宿寺中見而異之遂假館淹留數月每人事歇息輒邀余坐庭階玩景光閒及民生利病並世人物其胸中爛然語皆有稱量竊歎如此人若爲士大夫於世非無所損益者而惜乎其遊方之外也性至孝作室寺之左方迎其母而養焉居母與兄之喪一遵儒書服既終顏色戚容尙有異於衆人喪其本師誠敬亦如之好士友羈旅者投之如歸久而不息每聞忠良正士剝喪摧傷輒悄然不樂語或及之則氣結淚欲下雍正某年內府有疑獄大小司寇會寺中待事或叩佛氏天堂地獄之說

上人曰。在公等一念公私。忍恕閒耳。中有以深刻爲能者。面赤而色慍。曰。方外人何難爲此言。居官者能自主乎。上人曰。能視祿位少輕。則無難矣。衆皆默然。時禁婦女入廟。胥吏因緣設詐。搆陷以嚇衆。而取所求。上人首議發其姦於政府。營田之興。吏強建闡於安肅之瀑河。村落數十。仍歲流漂。上人見往來寺中人。卽指畫地勢。及民庶飢殍狀。久之。語聞於河督。奏復其初。十有二年。重刻藏經。詔簡積學沙門四十餘人。開館校勘。命上人執其總。量材授事。立法程。工有條而不紊。觀上人之篤於人紀。不忘斯世斯民。而才足以立事如此。皆先聖先賢所諄復。而有望於後儒者也。而儒之徒。未數數然也。朱子嘗憂吾道之衰。以爲性質剛明者。多不能屈心以蒙世俗之塵垢。而藏身於二氏。斯言也。蓋信而有徵矣。故專錄其儒行。而推闡佛說。以張其師教者。概不著於篇。蓋其徒某某之所譜具矣。

望溪先生文集卷九

紀事

左忠毅公逸事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闔。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鑊。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卽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

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高陽孫文正逸事

杜先生芥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高陽孫少師道公。天啓二年。以大學士經略薊遼。置酒別親賓。會者百人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爲國慶。而今重有憂。封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備物自奉。人莫之非。如不能。雖毀身家。責難道。況儉穀乎。吾見客食皆鑿。而公獨飯粗。飾小名以鎮物。非所以負天下之重也。公揖而謝曰。先生誨我甚當。然非敢以爲名也。好衣甘食。吾爲秀才時。固不厭。自成進士。釋褐而歸。念此身已不爲己有。而朝廷多故。邊關日駭。恐一旦肩事任。非忍饑勞。不能以身率衆。自是不敢適口體。強自勸厲。以至於今。十有九年矣。嗚呼。公之氣折逆奄。明周萬事。合智謀忠勇之士。以盡其材。用危困瘡痍之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至於誠能動物。所糾所斥。退無怨言。叛將遠人。咸喻其志。而革心無貳。則自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氣象。惟公有焉。是乃克己省身。憂民體國之實心。自然而愷乎天下者。非躬豪傑之才。而概乎有聞於聖人之道。孰能與於此。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之人。實不能容易。曰。信及豚魚。媚嫉之臣。乃不若豚魚之可格。可不懼哉。

石齋黃公逸事

黃岡杜蒼略先生客金陵。習明季諸前輩遺事。嘗言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臥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暈。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卽酣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佯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公繫於金陵。在獄日誦尙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僕持鍼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旣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接公時。自懟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語在搢紳間。一時以爲美談焉。

明禹州兵備道李公城守死事狀

崇禎十四年冬十有二月。流賊寇禹州。兵備道李公乘雲。到官始二十四日。按籍閱軍伍半虛。守禦具一

無藉。知州事某請迎降。公怒斥之曰。此吾死所也。召士民。激以大義。共登陴。賊死傷甚衆。城破。公率衆巷戰。猶手刃十數人。力屈被執。方是時。河南守令多望風降伏。獨禹州士民殊死戰。賊入。下令屠城。公奮呼。謂賊曰。城守吾事也。吾令衆守城。不敢不守。猶汝令衆攻城。不敢不攻。民何罪。獨吾一身。當任汝殘殺耳。賊意解。收屠城令。因欲屈公。公憤罵不屈。乃立公爲質。而聚射之。徵死猶寸磔焉。公初至禹時。徽王支屬。在禹者凡十七家。公議徵土人訓練。而資餉於宗藩。知州事某持之。宗藩莫應。及城破。十七家無一脫者。知州事某叩首乞哀於賊。公忽奮起。以足蹴其面。曰。汝負國勦民。尙思向狗彘求活邪。賊旣去。士民收骸骨。棺斂建祠。私謚忠烈。春秋時祀。與公同難者。駐防千總張某。吏目周某。州人候選州同知余全生。遙授訓導趙日躋。太學生侯九韶。庠生周鳴岐。李儀化。田種玉。陳懋能。皆配享。公磔於州城外西南隅大路旁槐樹下。其樹至今存。故老過之。猶或爲歎歔流涕云。公旣歿八十年。夏峯孫徵君曾孫用禎。爲州學正。徵於禹人。而屬余爲之狀。

記李默齋實行

余將受室。先兄命之曰。人之大倫五。以吾所聞見。惟婦死其夫。及守貞終世者爲多。子之能孝者差少焉。臣之能忠者差少焉。友之能信者差少焉。而實盡乎弟道者。則未見其人。其所以然。特由私其妻子及貨財耳。余行四方。竊以兄所言。陰求之士友閒。其疏節不違者。蓋無幾人。蔚州李□□余同年友也。嘗道其

兄默齋及嫂氏之賢。其事父母。夫婦帥先而盡瘁焉。□□有急。傾貲產以佐之。化於其妻無難色。嘗遵家禍。獨身當之。流離毒痛。幾死而不忍累羣弟。難旣解。益勤家事。督課子弟。□□令高密。以運餉出塞。爲攝縣事者所誤。默齋之卒也。□□尙畱滯山東。家人懼其憂勞中。不能復勝哀慟。大功衰將脫。尙不敢以告。用此觀之。默齋之仁恩。所以愾乎門內者可知矣。先兄所願見而不可得者。越數十年而垂有其人。乃傳所聞。以式吾子姓焉。

書萬烈婦某氏事

烈婦某氏。江東巨室婢也。妻僕萬某。早寡。守貞二十年。年四十餘。會其主以事當與妻譎戍。妻泣而謂烈婦曰。汝無子女。單獨一身。能充解脫我。俾幼稚有依。吾子孫當世祀汝。且汝少長吾家。主父年七十矣。猶汝父也。汝何嫌。烈婦曰。雖然。非禮也。固請。旣而曰。吾之生贅也。亦無不可。但自當官充解後。陸行必異車。水行必異舟。逆旅必異室。抵戍之日。吾有以自處矣。旣行。至中途。其主忽戲曰。汝爲吾妻。官作之合矣。而不同寢處可乎。烈婦曰。吾以主爲父。父何所不得老婦人。而忍出此言。察其主意不悛。越日夜中。自經死。聞者莫不流涕。皆曰。烈婦之志足悲矣。而其初之義。則未審焉。其諸荀文若之儔與。方子曰。操之心。途之人皆知之。文若爲之謀主。以固其操。柄文若死而操之惡已成矣。是猶共剽而終以不取分爲義也。若烈婦之主。身在縲紲。垂死之年。而忍爲大惡。則豈烈婦所及料哉。烈婦之行也。早以死自處矣。不得已乃中

道而潔其身。蓋自信其泥而不滓者也。豈可使與文若同名而不辨哉。

西鄰愍烈女

愍烈女失姓氏。余西鄰某家婢也。主父行賈。妻某氏。與豎通。烈女數切諫。謀并污之。以死拒。連衣裳。中固縫紵。某氏有母同居。一夕陽怒。以綿裹昵物。置烈女口。因築入喉間。以杙抉其陰而死。被短布單衣。襲敝葛。蒲蔽首及膝。投東鄰宅後方塘中。賄隸胥報縣。有寒女自沈。莫知其誰何。三日命掩埋。旣而迹頗著。鄰里皆知之。而無以詰也。烈女之死也。尸不可舉。或助之。易衣負以出。久之。求索不應。怒而爭。乘醉詣郡言狀。衆皆曰。此天也。及對案。某氏言婢出惡言。詈其母。怒而鞭之。夜自經。時烈女尸已焚棄絕蹤。而律文主父主母以罪杖僕婢至死。無抵法。遂釋不推。時鄰某適歸自遠方。過姻家。聞故。掉臂而去。某氏聞之。遂因其貲。挾豎遷居。又踰年。合爲夫婦。昔先王知民性之不可枉也。故獄之疑者。訊之羣臣。訊之羣吏。訊之萬民。而又議事以制。不徵於書。其典獄者。又能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所以下無遁情。而罰必中也。自三季以後。民抗敝以巧法。吏昏暝以決事。貞良者枉死於無告。淫慝者安利而無殃。求其所以然者。而不得也。此佛之徒所以因民之惑而爲之說與。

呂九儀妻夏氏

婦人居常而早寡者。無死道也。夫不以良死。則義可死。而堂有舅姑。室有子。或己之父母篤老。而無兄弟。

則其死也。雖當於義。而傷於恩。蕪湖呂九儀死於仇。其妻夏氏將死之。姑止之。踰年。仇抵死如法。夏氏遂修舊業。持門戶。於今二十年。姑既歿。二子受室而成家矣。其始之欲就死也。義終則不愆於義。亦不傷於恩。故夏氏之生也。賢其死也。

逆旅小子

戊戌秋九月。余歸自塞上。宿石槽。逆旅小子。形苦羸。敝布單衣。不襪不履。而主人撻擊之甚猛。泣甚悲。叩之東西家。曰。是其兄之孤也。有田一區。畜產什器粗具。恐孺子長而與之分。故不恤其寒饑而苦役之。夜則閉之戶外。嚴風起。弗活矣。余至京師。再書告京兆尹。宜檄縣捕詰。俾鄉鄰保任而後釋之。逾歲四月。復過此。里人曰。孺子果以是冬死。而某亦暴死。其妻子田宅畜物。皆爲他人有矣。叩以吏曾呵詰乎。則未也。昔先生以道明民。猶恐頑者不喻。故以鄉八刑糾萬民。其不孝不弟不睦不嫻不任不恤者。則刑隨之。而五家相保有罪。奇袤則相及。所以閉其塗。使民無由動於邪惡也。管子之法。則自鄉師以至什伍之長。轉相督察。而罪皆及於所司。蓋周公所慮者。民俗之偷而已。至管子而又患吏情之遁焉。此可以觀世變矣。

